

## ※ 書目文獻 ※

# 洪亮吉北江遺文輯存

陳鴻森\*

士有忼爽負氣，寧鳴而折，不肯終默以致肥厚者；目睹時局日下，激憤於中，不能已於言，遂忘其身不顧，幾罹不測，則北江其人也。

洪亮吉(1746-1808)，字穉存，號北江，江蘇陽湖人。乾隆五十五年以一甲二名成進士；未散館，五十七年秋出為貴州學政。三年任滿還都，留任編修，在上書房行走。嘉慶四年，仁宗始親政，時陝川未靖。北江非言官，乃上書論事，累數千言，力陳內外積弊，指斥臣工奔競營私，羅列中外官罔上負國者四十餘人。書上，仁宗見「視朝稍晏，小人熒惑」等語，以為論及宮禁，震怒，褫職逮問，交軍機大臣、刑部會鞫，依大不敬律擬斬立決；後免死，遣戍伊犁。翌年京師旱，仁宗禱雨不應，命清理庶獄，念北江直言獲咎，下旨釋還，詔午下而夕大雨。北江還里回籍後，易號更生居士，自是遨遊山林，專意著述。其氣節志行，儒林咸引重，《清史列傳》卷六十九、《清史稿》卷三五六有傳<sup>1</sup>。

北江少以詞章名，與孫星衍並稱，合黃景仁、趙懷玉、楊倫、呂星垣、徐書受諸人，時相倡和，稱「毘陵七子」。後入朱筠安徽學使幕，乃兼治經。陝西巡撫畢沅招入幕，與修《續資治通鑑》及陝西、河南諸縣志。遂兼通經史，尤長於地理沿革之學，所著有《春秋左傳詁》、《六書轉注錄》、《漢魏音》、《三國疆域志》、《東晉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乾隆府廳州縣志》、《曉讀書齋雜錄》、《北江詩話》等二十餘種。另有《卷施閣詩》二十卷、《更生齋詩》八卷、《續集》十卷，存

---

本文係作者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孫星衍學術研究」（編號：NSC 99-2410-H-001-091-MY3）之部分研究成果。

\* 陳鴻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成功大學、中央大學中文系合聘教授。

<sup>1</sup>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5558-5561；〔清〕趙爾巽等纂，啟功等點校：《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年），頁11307-11315。

詩五千餘首。

其所為文，有《卷施閣文》甲集十卷、乙集八卷，及《更生齋文》甲集、乙集各四卷，續集二卷。顧遺文佚篇未入本集者尚多，近年劉德權君點校《洪亮吉集》，嘗輯其遺文，僅錄得〈與王復手札〉一篇而已<sup>2</sup>。余近年纂輯《孫星衍年譜》，披覽群籍，復從手札、墨跡等逐錄，凡積得北江遺文八十數首，今最錄成篇，以省研究者蒐訪檢索之勞。此文所錄北江書札，多荷上海圖書館梁穎兄之助，感德無量，莫可言宣。近年大陸珍籍秘本紛出，個人眼目難周，其他遺漏失采者諒多有之，甚望博聞大雅拾補遺闕。二〇一三年十月六日。

---

<sup>2</sup> [清]洪亮吉著，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2321。

目次

- 六書轉注錄自序  
洋川毓文書院志自序  
擬兩晉南北史樂府自序  
大成易旨序  
校補竹書紀年序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後序  
讀通鑑綱目條記序  
史案序  
新修澄城縣志序  
黎里志序  
邱縣劉氏族譜序  
歸氏四世鄉賢錄序  
續修小南門陳氏世譜序  
天中記序  
蘇門山人詩鈔序  
寒石上人詩序  
湖海交遊館集序  
秋水亭詩續集序  
曉讀書齋雜錄識語  
香蘇山館詩題辭  
因樹山房詩鈔題辭  
乃亨詩集題辭  
元和郡縣志跋  
關中金石記跋  
唐宋小樂府跋  
尊古齋詩鈔跋  
劉君殘碑跋  
謙守齋記跋  
彭尺木〈蘇州城東天寧庵新開叢林記〉  
手蹟書後  
上鐵冶亭書  
與錢竹汀書  
與袁簡齋書（二通）  
與孫淵如書（二通）  
與法時帆書（六通）  
與武虛谷書（三通）  
與黃小松書（四通）  
與胡玉鏞論小爾雅書  
與楊蓉裳書（六通）  
與吳穀人書  
與王秋塍書（二通）  
與左春谷論涇志書（五通）  
與吳位三趙琴士論涇縣水道書（三通）  
與吳位三論銅山書  
與王惕甫書  
與許秋巖書  
與莊虛菴書  
與溫質坡書  
與徐山民書  
與丁郁之書  
與鄭誠齋書  
與吳思亭書  
與陸平泉書  
與□臯詠書

與友人書（二通）	遷仁里記
涇縣名宦陳焦考	航海庵記
重修澗上草堂碑記	誥授奉政大夫山東道監察御史趙先生墓
重建天寧寺碑記	誌銘
棕山碧琅玕山館記	例贈訓導國子監生耕書歸君墓誌銘

## 六書轉注錄自序

六書自諧聲外，轉注最多，惟轉注斯可通訓詁之窮。轉注又半皆諧聲，即以《易》言之，〈象〉及〈說卦〉云：「乾為天」、「天行健」、「乾，天也」、「乾，健也」；〈繫辭〉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以及〈序卦〉一篇，皆轉注也。其餘各散見九經與諸子傳，下迄漢以來儒者注釋箋疏中，如「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羅謂之離，離謂之羅」；「明明，肩肩」，「肩肩，明明」；「迹迹，屑屑」，「屑屑，迹迹」；「烏乎，吁嗟也」，「吁嗟，烏乎也」；「遊，亦豫也」，「豫，亦遊也」之類，特其顯著者耳。自「羅離」以下，又皆諧聲，是轉注又通乎諧聲矣。

唐宋以來學者不明轉注之理，遂橫生異說，而轉注益晦。暇日偶刺取經傳中轉注之字，以《爾雅》、《說文》、《小爾雅》、《方言》、《釋名》、《廣雅》為綱，已共得八卷。止於《釋名》、《廣雅》者，以漢儒訓詁之書已盡於此也；旁采則迄於周隋者，以非此不足盡轉注之變；又錄及《釋文》者，以陸元朗此書卒業於隋代也。嘉慶十一年歲丙寅四月，洪亮吉序。（錄自洪亮吉本書卷首）

## 洋川毓文書院志自序

毓文書院經始于乾隆五十九年，至嘉慶元年而落成，又六年而始設諸生肄業之額。凡牀几庖馭薪蒸膏燭之費，無不畢具焉，所以招徠、寧、池、太、廣四府一州之士力學其中，意至善也。書院在萬山之中，所苦無書，主人又積貲至吳門購書數千卷，置講堂左右。自是而諸生之嗜學者可以寢饋其中，不至為里儒俗學所錮蔽矣。事竣，屬為之志，凡八卷，仿鍾山書院、紫陽書院等例也。餘並詳〈書院碑記〉，不復述。嘉慶九年歲在甲子初夏，陽湖洪亮吉序。（錄自洪亮吉本書卷首）

## 擬兩晉南北史樂府自序

余童時從黃石緘先生遊，先生素邃史學，平居為說典午南北之際事極詳，余聽之靡靡忘倦。每日夕自塾中歸，粗憶其節略，為諸姊弟言之，太夫人顧而色喜。忽忽十數載，余童而冠，而先生則已休神家術矣。

頃歲以來，粗知讀史，又以不獲從先生遊，得悉其緒論為恨。今秋文戰報罷，因取兩晉南北史事雜書之，為擬古樂府百二十首，非敢計工拙，亦以誌童時結習未盡。而所聞于先生者，雖忘失殆半，輒根觸于燈昏雨黑時也。抑余聞先生言：「西涯、西堂皆以樂府名家，然西涯上下千百年而篇什較少，西堂則珊瑚木難與牛溲馬勃並列，有陸平原多才之嘆。」則先生雖伏膺二公之樂府，而尚不能無遺議也。因先生言，益增今日之愧。乾隆三十五年長至後二日，稚存洪禮吉自序。（錄自洪亮吉本書卷首）

## 大成易旨序

《大成易旨》四卷，明太平崔參政師訓公著。《易》自宋元以來，諸儒撰述約數十百種，類皆以浮辭說理，無一求諸實者。今崔氏釋例八條，一曰讀《易》須認典禮，一曰看卦要會卦名。夫聖人觀其會通，以成典禮，繫辭焉以斷吉凶，則典禮所在即吉凶從出之門。善夫唐孔穎達之言曰：「既觀其會通而行其典禮，以定一爻之通變，而有三百八十四〔爻〕，於此爻下繫屬文辭以斷〔定〕其吉凶。若會通典禮，得則為吉也，失則為凶也。」至所云看卦要會卦名者，漢魏諸儒無不皆然。〈屯〉卦之象曰：「雲雷屯。」《九家易》曰：「雷雨者，興養萬物。今言屯者，十二月雷伏藏地中，未得動出，雖有雲雨，非時長育，故曰屯也。」〈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虞翻曰：「艮為山，震為土，坎泉流出，故山下出泉。」推之六十四卦，無有不以體會卦名為主者。是崔氏之於《易》，能於實事求是，非宋元以來浮辭說理、百喙一詞者所可同日語矣。今春將以《易旨》付梓，爰題數言以弁其首。（錄自孔傳薪、陸仁虎纂嘉慶《太平縣志》卷十）

## 校補竹書紀年序

《紀年》一書，晉武帝太康二年始出汲郡魏襄王冢中，蓋戰國時魏史紀事之書也。魏襄王薨於《紀年》書竣之後，故書得藏冢中。〈束皙傳〉又謂「或言得之安釐王冢」，杜預《左傳·後序》又云得之于哀王，恐皆非事實。此書雖迭經元明以來增益、竄改，然大略尚汲冢之舊，非盡出于依託也。其紀事皆倣《春秋》，如夏帝癸十年書「夜中星隕如雨」，書敗曰「敗績」，書歲稔曰「大有年」，皆《春秋》之法也。

《紀年》于《春秋》經、傳及《國語》、《國策》、《史記》等書，亦殊有裨益。今考《春秋經》僖公七年、八年，皆書「夏狄伐晉」，而《紀年》獨於周惠王末年（即僖公七年）書「春，狄人伐晉」，疑《春秋》七年「夏」字以八年而誤也，是《紀年》可以證經矣。

又《紀年》於周釐王四年書「晉猶不與齊桓公之盟」，今考此年之先，經、傳書「諸侯會于鄆」（莊十五年），又書「同盟于幽」（莊十六年），正釐王三年、四年內事，獨不及晉侯，是猶不與齊桓盟之證也，是《紀年》又可證傳矣。

《左傳》隱公五年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杜預《注》：「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又六年《傳》「鄂侯」下，《注》：「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于翼，故不得復居翼，別居鄂。」《紀年》則云：「平王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入翼，弑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子郤，是為鄂侯。」今考事尚在隱公即位前二年，杜《注》安得云「晉不告亂，故不書」乎？又以《史記·世家》，合之《紀年》皆云：「鄂侯卒，始立其子哀侯。」杜又不當云「不得復入翼，故別居鄂」也。《紀年》之「瑕父呂甥」，即《左傳》之「瑕呂飴甥」也。呂甥先食采于瑕，故稱曰「瑕父」，《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是也；後又食采于呂，故又稱「瑕呂」，劉昭引張華《博物志》「河東永安縣有呂鄉，呂甥邑」，是也。杜《注》安得云「姓瑕呂，名飴甥」乎？是《紀年》又可以糾杜《注》之失矣。

《晉語》：「驪姬賂二五，使言于公曰：『蒲與二屈，君之疆也。』」韋昭《注》：「二屈，屈有南北。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應邵注《漢書》亦云：「有南，故稱北。」而皆不言南屈所在。惟《紀年》于周隱王七年書「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是南屈近鄭之地，當在今河、陝間，又可以補《國語》傳注之缺矣。

《戰國·韓策》或謂鄭王曰：「申不害之計事曰：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然下不著朝魏之事也。《紀年》則于周顯王十五年書「鄭釐侯來朝中陽」，正在申不害計事之後，是《紀年》又可補《國策》之簡略矣。

《史記·晉世家》謂獻公八年，晉始都絳；而《紀年》則于周惠王九年始書「晉城絳」。惠王九年，亦即晉獻公之九年也，是則城絳、都絳皆在九年，與《詩譜》、《水經注》等合，不得云八年也，是又可以救《史記》之失矣。

至於以熒澤為洞澤，長子為尚子，周赧王為隱王，齊田盼為田盼，皆同聲之字，又可知此書之尚有古音古字矣。他若以高梁為南梁，以狐毛為狐尾，則以字之近而誤也。

余嘗竊怪杜預曾見此書，而注《左傳》乃故相違戾若此，則平吳之後，功業既崇，不復能悉心研究故也。至沈約附注，惟好言符瑞，亦無甚發明。今趙君生于千餘年之後，廣搜博采，為《校補》二卷，乃能歷引《史記》、《漢書》、《山海經》、《水經注》、《宋書·符瑞志》、《史記正義》、《索隱》等，以補其未備，其有益于《紀年》者不少矣。夫沈約本為此書附注，今悉錄《符瑞志》等以補之，是也。若宋羅泌所撰《路史》，半多臆造，是以考據家不欲引之；今亦採其說以證《紀年》，則千慮之一失矣。余以撰此間《縣志》，與君共識最久，見君之好古若渴也。頻行，又出此書乞為之序，用不辭而詳其原委如左云。陽湖洪亮吉序。（錄自趙紹祖本書卷首）

##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後序

秋颿先生著《晉書地理志新補正》五卷，采酈元、沈約、司馬貞、張守節、李善所稱述書，凡二十餘種；益以魏王泰、杜祐、李吉甫、樂史、宋敏求諸書，事涉典午者即綴錄之，又隨事正其闕失，才數百條。自是晉史地志始為完書，非僅劉昭注《郡國志》，弟矜該博已也。

歷史地理，惟班固最稱詳核，自高、惠建置，以迄新莽改稱，靡不畢登，用芟殊說。至司馬彪著《郡國志》，則先詳後略，永初而降，事乃闕如。及唐人修《晉書》，其志輿地，蓋欲據西晉一統之日，然亦當以惠帝永康、永興為斷。而今之州縣登降僅及太康，又與《太康地志》牴牾者十復得五，則前後失據之甚者焉，益信先生補正是書為不可少也。

先生官事之暇，于地理尤所究心。既成此書，又以黃義仲、闕駟《十三州記》、《晉太康地志》、魏王泰《括地志》等散失已久，更從諸書綴出之，弟其先後，證其闕失，彙為若干卷，行將錄本以廣其傳。亮吉從先生久，又舟輪所周，殆半區宇，每興焉眺覽，方冊必俱，資于見聞，藉證今昔。因先生此書，遂續為《東晉區宇》、《十六國區宇》二志，於實土、僑置星離豆剖者，庶不至理亂絲而紊。行將乞先生序之，庶可附是書以傳也。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丑三月十八日，陽湖後學洪亮吉書于西安使院之曉華齋。（錄自畢沅本書卷末）

### 讀通鑑綱目條記序

蓋自涑水鑑古，修一十六代之長編；紫陽踵事，續二百卅年之筆削，承學之士，仰如日星矣。昔劉永濟採戰國以下，習鑿齒紀漢晉之間；姚康《統史》，託始開闢；柳璞《長曆》，斷自紀元，此溫公之嚆矢也。譙允元、蕭穎士則排抑馬《記》，師放孔公；裴光庭、司馬賓請天子修經，諸臣作傳，出汲郡之《竹書》，續河汾之偽史，此又朱子之椎輪也。

夫三千餘年之紀，通之實難；四十一家之錄，存者蓋寡。而《古史》書「秦殺大夫」，《晉紀》書「葬我皇帝」，皆以貌同心異，取誚《史通》；侏儒一節，其餘可知。文是質非，稍趨輒蹶，理固然也。《綱目》之作，方之偉矣，然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璧，不能無瑕。雖一字之成，皆非苟然，而其間牴牾，往往而有。漢、唐立子，前後殊辭；莽、操竊官，彼此異罰。「薨」、「卒」混尊卑之等列，「討」、「擊」乖服畔之恆經，此編次猥繁，勘會之難也。地名「狄道」，乃誤「狄」為「秋」；泓因敗死，乃訛「敗成」。貶「弑」、「殺」以形同致，混「解」、「戒」以音近而訛，此又刊寫失真、校別之難也。

夫揚榘往章，貴盡懷抱；尚友前哲，奚取諛佞！吳廷珍《糾謬》、《纂誤》之作，劉子玄〈疑經〉、〈惑古〉諸篇，斯亦尚論之典要，此書之前驅矣。至於搜覽所周，旁及注家，揮斥萃、衝，嗤點炫、焯；地志天官，朝典家乘，遺章斷句，靡不綜究，則又圓靈曜夜，有孔必照；神犀在渚，無微不呈者也。

方當國家之隆，懷瑰負異，發揮文章者，絕特前古；二三君子，希風作者。若杭氏之《然疑》、王氏之《商榘》、錢氏之《考異》、趙氏之《劄記》，莫不家握靈蛇，人探禹穴。吾子挾斐然之志，騁追風之足，將見俯軼流軫，仰範昔軌，以此歷

石渠，上承明，誦汾河之委策，探崇山之墜簡。大雅宏達，微吾子，其誰與歸！舊史氏同里洪亮吉撰。（錄自李述來本書卷首）

## 史案序

吳位之判府，吾江左詩人也。余以修志赴涇川，過訪菴竹山房，痛飲數日。一夕，醉卧初醒，自浸孤枕，忽見其季子以燕侍側，煮茗以進，供奉惟謹。余固知其小心人也，及與尚論古人，語語未經人道。詢其著作，出《史論》卅篇，篇末各附小樂府一章，讀之達旦，乃知以燕渾身都是膽也。膽生於識，識生於讀書而得其間，以燕心細如髮，故讀破萬卷，眼高於頂，膽大于身，如老吏斷〔獄〕，無不片言折之，判府可謂有子。

余弱冠時，曾以己意著《歷朝史評》兩卷、《唐宋小樂府》百篇，迄今四十餘年。五月間，忽於志館舊篋中檢出《樂府》一冊，半為蟲蝕，尚得逐首補之，悉付劖刷；而《史評》則全不知其所在。我輩得佳構，當脫稿便刊，毋貽後悔，以燕勉之！時嘉慶十年歲在乙丑孟秋，上書房舊史洪亮吉序於涇邑試院冰鑑堂。（錄自吳裕垂本書卷首）

## 新修澄城縣志序

一方之志，始于《越絕》，後有常璩《華陽國志》。《越絕》先記山川、城郭、冢墓，次以紀傳，實後世志州縣者所做；《華陽國志》則有郡縣廢置。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樂史《太平寰宇記》體例亦最善，吉甫則徵引書傳，不著所自；樂史則全用舊說，尤廣異聞，而附以土產、人物。至祝穆《方輿覽勝》，又采入詩文，于是後之志州縣者，舍地理而濫徵名宿，略方域而博采詞章，有去本求末、流蕩忘歸者焉。

關中地大物博，且宋敏求《長安志》、程大昌《雍勝略》等開其先，以為當有善志。而世所傳康海《武功志》、韓邦靖《朝邑志》，皆以意排纂，漫無體例。由明世書傳少出，學士大夫爭以空言相尚，不重舊聞，無足怪焉。澄城為漢徵縣地，韋昭云：「徵，音懲。」懲、澄同聲，後人誤為澄。縣屬若王官，若元里，若南郊、北郊、邗、新城、北徵、杜平等，皆周秦舊邑；若三門，若五泉，皆後魏舊

縣，均有墟址可考。幅員雖狹，實為三輔名縣。

舊志創于明嘉靖中，至國朝順治六年續修，然均值縣境多事之時，未及精審。乾隆四十八年，知縣戴君有重修縣志之請，巡撫畢公因屬亮吉為排纂之，凡四閱月成。共二十卷，縣第一，城第二，鄉第三，山第四，川第五，廟第六，冢墓第七，學校第八，道里、風俗、地丁、銀糧第九，職官第十，封建第十一，科貢第十二，閩人第十三，列女第十四，金石第十六，藝文第十七，序錄第十八，一以輕重緩急為先後。而建置省并繁簡，統轄城郭、鎮堡、寺廟、廨宇，又均采十七史，地志及諸地理書皆闕者，始以舊志參《州志》、《通志》補之。而傳聞之未信、方冊之難憑者，咸無取焉，蓋以信今傳後，非徒為立異云爾。時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五月初五日序。（錄自洪亮吉、孫星衍纂乾隆《澄城縣志》卷二十）

## 黎里志序

天地之氣，自西北日趨東南，何以見之？秦漢以來，西北郡縣倍於東南，今歸化城、嘉峪關以外，以迄流沙、西海、河隍、朔漠諸地，皆秦漢以來郡縣也。今則有一郡并作一縣，又或有全郡皆荒棄者矣。東南則不然，即如漢會稽一郡，今分作五布政司；東冶一縣，今分作二布政司；甚至鄞縣回浦一鄉，今亦分作大府六、七。蓋天地之氣所趨，則人民、戶口、城郭鎮堡之興替，視之有不期然而然者。

黎里為吳江縣一鎮，今其土壤之富庶，民居之稠密，於西北可比大縣，於東南則中、下縣或有不及焉。民居戶籍既繁，則風氣亦日開，文采亦日盛，人物軒冕亦遂擅於東南。推之而園庭、祠宇、藝文、金石，皆可各立一門，此而不及今條紀之，則後此者將何所考焉？

吾友徐君山民以翰林待詔起家，不一歲即告歸，所著詩文皆有專集。又以其暇，撰《黎里志》，書成以示余。余歎其搜采之博，用力之勤，以為黎里不可無是書，吳江、鎮澤二縣亦不可無是書；推之而《府志》、《通志》亦不可無是書以為之先導矣。《志》凡若干卷，其義例皆見徐君所自撰序錄中，不贅。嘉慶九年歲在甲子長至前一日，陽湖洪亮吉撰。（錄自徐達源本書卷首）

## 邱縣劉氏族譜序

今海內劉氏，最著者凡十數宗，率皆以彭城為望；然彭城之劉，亦不下五六宗。《宋書·劉延孫傳》：「延孫與帝室雖同是彭城人，別為呂縣。劉氏居彭城縣者，又分為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及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敘昭穆。」外若〈劉穆之傳〉「東莞莒人」，〈劉粹傳〉「沛郡蕭人」，是四劉之外，又別出數劉，支派即不同，然地皆不出數百里。若今邱縣之劉，本自濰縣徙，于諸城劉氏為一宗。披輿地圖，諸城之南已與豐、沛接壤。《漢書·楚元王交傳》：交以帝弟封楚，其先實兼郟、薛諸郡。彭城、呂諸縣，實皆此數郡所屬。是此上諸劉，為楚元王之裔無疑。子姓處國封，及宗派蕃衍，又就近遷徙，若今諸城、濰縣之劉，或即其一也。

《邱縣劉氏族譜》僅自明初起者，蓋傳信不得不如此耳。劉氏徙邱縣以來，又皆以循吏世其家。七世祖嘉遇，以前明進士起家，宰偃師，以多惠政，入名宦祠，歷官至山西按察使司。入本朝來，十三世士縉，宰貴州天柱、四川榮經；十四世曰變，宰安徽桐城、涇縣，均有惠政，載之〈行實〉。今吾友大觀，由明經亦以縣令起家，擢州守，今晉階觀察，所至民誦之不置口，可云克守世業矣。

夫古人有為宰相，而其聲績反不若為牧守時者，春秋之蔣敖、鄭成子，漢之王成、黃霸是矣，是以司馬遷、班固皆入之〈良吏〉。即以劉氏論，劉寵於後漢時亦嘗為太尉，而范史亦以〈循吏〉傳之，則不沒其實也。吾又願劉氏子姓讀是譜者，凜凜於祖宗之循績，克世世守之，由是以大其宗而保其族。使後之論者，以為諸城劉氏以相業傳，邱縣劉氏以吏聲著，吾得援蔣敖、鄭成子、王成、黃霸及劉寵之例，以告於世曰：「循吏之功不減宰相；且有已為宰相，而良史反目之為循吏者。」是不特可為劉氏勸，亦足以風世之在位者矣。翰林院侍讀、前貴州學政陽湖洪亮吉撰。（錄自劉青溪等纂《邱縣劉氏族譜》卷首）

## 歸氏四世鄉賢錄序

魯太史克有言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服子慎云：「高陽氏才子八人，禹、垂之屬也。」然禹為伯鯀子，而

云「世濟其美」，即文命當有慚色焉。甚矣！世及之難也。

余生平慕古賢人，蹤跡所至，輒拜鄉賢名宦祠，以寄其嚮往。前曾至華陰，古弘農郡所屬也，道旁高冢，自漢太尉震以下，咸有次序、碑碣可考。及謁學宮之祠，則太尉震及子太尉秉、孫司空賜、曾孫錄尚書事彪，四世咸祀於中焉，慨慕久之。又曾謁許州學宮，見漢太丘長陳寔、子鴻臚紀、徵君諶、孫魏司空群，天下以為公慚卿、卿慚長者也，然亦皆列於俎豆。

竊謂海內望族如此二家者，殆難其繼矣；乃今復於常熟歸氏見之，今所編《四世鄉賢錄》是也。盛矣哉！謂非本朝以來士大夫之家之僅事哉！其一世為贈中允諱起先，次少詹事諱允肅，次贈右通政諱宗敬，次工部尚書諱昭簡諱宣光，或為善於里閭，或立勳於朝宇，其接踵入鄉賢也，朝之士大夫以迤里中諸父老咸以為當，此真太史克所言「世濟其美」者乎！

余與昭簡公季子浙江布政使司景照，皆以事戍伊犁，過從尤密，閒中詢君先世事甚悉。今布政君蒙恩旋里，願以弁首之文見委，遂不敢辭而序之，亦益以見我朝景運之隆、風俗之美，士大夫居鄉立朝，卓卓有所表見，至高曾祖考四世，而潛德淳行不愧於俎豆有如此者，洵可以風世矣。（錄自歸令璣編《歸氏世譜》卷七）

### 續修小南門陳氏世譜序

昔人譜牒以合宗族，今人譜牒以重門第。群數十人而宗之，群百人而族之，則謀所以祖之者，其王耶？其公耶？其列朝之名臣將相耶？得之則色然喜，失之則蹙然懼。惟其州里戚黨亦聚而非之議之也，曰：「彼族也乃不得古王公名臣將相而祖之，而曷以譜？而胡以不自愛若是？」於是求祖於元明；不得，則之唐宋；不得，則之漢魏；更上之黃農、虞夏以及上古。夫乃囂囂然號於眾曰：「某王某公某將相，吾祖也。吾族，古某王某公某將相之後也。」故自承平以後，生齒日益繁，戶口日益多，譜牒益以修，而氏族益日以亂。于是扈廝、輿阜、稗販之子，類莫不有王公名臣將相之祖；王公名臣將相之後，類莫不為扈廝、輿阜、稗販之子。吾誠扈廝、輿阜、稗販耶！吾自有吾之父也，吾自有吾之祖也；吾自有吾祖父，而奚以王公名臣將相為也？欒、郤、胥、原、孤（森按：當作「狐」）、續、慶、伯，降為阜隸，帝臣王佐或起於編滿織席。己之不得，而以求之於祖，乃欲舍吾祖以祖人之祖，世類之不合，體胤之瀆亂，嗚呼，亦何其不自愛若是！

郡中陳氏凡數宗，陳子某者，小南門支也。其始祖來自合肥，稱為都督公，越今凡若干世。先是，陳氏推中丞後為巨室，故陳氏在郡悉詭為中丞後人。以語陳子，陳子曰：「吾自有吾祖都督公，而奚以中丞為？吾自成為《小南門世譜》而已。」即取都督公支下，譜其名字，條列其世次。既成，以質于余。余謂陳子不肯舍己之祖以祖人之祖，混門第之見，而冥合乎古敬宗合族之道，可謂能自愛而不為習俗所移者矣。于以敦孝友以救氏族之亂，或者其有馮乎！余病乎世俗之日薄而不知反之乎本也，故為之言以著之，并以為世人風焉。乾隆歲次壬子清和月，賜進士及第、欽命貴州提督全省學院、年家眷弟洪亮吉拜撰。（錄自陳宗麟等修《毗陵小南門陳氏宗譜》卷首）

森按：此文承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潘妍艷君檢示，書此誌謝。

## 天中記序

吾人讀書，輒謂務廣多荒，不如由博返約尚矣。然自古來，聖莫聖如孔子，而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故論萍實而童謠驗，辯商羊而天雨淋。他如肅慎、防風，怪恠奇奪，難以枚舉，皆不能逃聖人之洞鑒。而遊其門者，端木則有多學而識之功，卜商則有亥豕魯魚之悟。聖賢且辨名當物以通一貫，而況遠不及聖賢者，能不博通故典乎？

然類典之書，累之而高可際天，推之而廣可填海，學者即欲求博，究將何處下手？近來坊間多尚《淵鑑類函》足備參稽，然繁駁而不撮其要；又稱《格致鏡原》可供馳騁，然簡略而不得其詳。孰若陳晦伯先生《天中記》一書，綜括四庫卷帙而成，其載天地、人物、草木、昆蟲，無乎不備；而又類族辨物，扼其要領，使讀者手不停披，神不知倦，洵千古來絕無僅有之書，亦千古來萬不可少之書。學者苟家藏一部，朝考夕究，將胸羅萬古，不讓學富五車，用以步孔子之堂，得與端木、卜商相伯仲，豈非學人之一大快事歟！海內君子當不河漢余言，謹序。後學洪亮吉敬撰。（錄自《天中記》卷首，光緒四年林則徐校刊本）

森按：此文潘妍艷君檢示。

## 蘇門山人詩鈔序

歲乙巳、丙午，余客汴中，距蘇門先生之官此閱五、六年矣。其治官之勤，字民之惠，與夫一切興利除弊之舉，猶卓卓為在所稱道。蓋先生之服官也尤長于治河，故其績亦于河防最著，然尚不知先生之工于詩如此也。逮交令子研村司馬，始得授而讀之，則百篇中師友之淵源，兄弟之離合，撫今追昔之什，模山範水之篇，莫不一一具焉。而又獨寫性靈，別抒蘊釀，于唐近薛逢、姚合，于宋近晁迥、梅詢；而其至者，則又出入韋、柳，平視蘇、歐。于是作而曰：「先生之詩伎一至此乎！」

夫今之為詩者，吾惑有二焉：一則喜以議論著詩，非子美之遇，而每篇皆仿〈北征〉；無昌黎之識，而舉意動摹中部，此之謂炫才，非詩之正也。一則又喜以考據入詩，賦國子石鼓，而必校一字一畫之訛；詠徐州驛樓，而必訂為某年某月所立，此之謂逞學，益非詩之正也。

今觀先生之詩，其氣疏，其味永，其措辭命意若皆有不能已于言者。是雖飄舉電發，而庸得謂之炫才乎？寢經枕史，而庸得謂之逞學乎？夫唯不炫才，不逞學，而後知先生之詩有以加于才人、學人一等也。研村司馬其為政與詩，皆能世其家學，余敢舉所見質之，即請以序先生之詩。時乾隆五十六年歲在辛亥七月上浣，陽湖洪亮吉序。（錄自張符升本書卷首）

## 寒石上人詩序

余不佞佛，而喜與方外交。自塞外歸，相識復六七人，皆能外形骸，絕塵滓，梵誦之暇，喜觀儒書，以長知識。若寒石者，讀其詩，最超脫，有非餘僧所能及者。

余雖不諳禪境，而識悟境。寒石之詩，則又從悟境入者也。間嘗論之，昔人所云「境路絕，風雲通」者，悟境也；又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者，悟境也；又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者，亦悟境也。其人類皆大智慧，具有夙根，然一生所作，亦不過一二語令人可以悟入，他即不盡然。若寒石之詩，雖儒釋異途，其可以悟入者，抑何多耶！

余識寒石，不過一句，日與之遊支硎、鄧尉間，見其事事灑脫，語語霧警，與所作詩脗合。倘他日見道益高，所得益進，固當於支公、竺公之外別豎一拂，又豈並世詩僧所可同日語耶！與之別，因書於卷首以為序。時嘉慶九年歲在甲子小除前十日，上書房舊史氏陽湖洪亮吉撰。（錄自釋古風《倚杖吟》卷首）

## 湖海交遊館集序

詩之有清氣易，有奇氣難；奇氣之在五七律猶易，奇氣之在歌行、五古更難。唐之李、杜、高、岑及韓、孟諸家，皆詩之有奇氣者也；下逮宋元，凡詩之有奇氣者，無不卓然名家。蓋氣奇則奧窔無不穿，胸膈無不達，性情、學問亦無不於此畢見焉。若二梅之詩，即詩之有奇氣者也。集中諸體悉備，而歌行、五古尤足名家。客秋過□，□□得相識，二梅不棄，欲問業於余，然余亦何足以為二梅師哉？

二梅年甫踰冠，負其才，急欲自見於世，聞已不事科舉，捧檄入官，人或為二梅惜之。余以為不然，二梅詩果可傳，何必以科第進哉？夫唐之李、杜，詩足概代，而皆不由科第進；人之讀李、杜詩者，轉欲輕科目而重文章，則知詩之傳與不傳，固不關乎科目之有與無矣。今歲三月，二梅將入都候銓，於其行，爰為序其《湖海交遊集》。世之讀二梅詩者，定不以余言為河漢也。北江老友洪亮吉序，時嘉慶乙丑年。（錄自陳景初《湖海交遊館初集》卷首）

## 秋水亭詩續集序

詩不可腐，亦不可褻。甘泉、定山之作，微近于腐矣；次回、定遠之詩，稍近于褻矣。無他，性情之際有滯而不宣者在也。若性情之真者，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悌，極之「陟岵」「陟屺」、「父兮」「母兮」之什，雖明晰如話而不入于腐。若性情之雅者，雖靈修美人以嬈于君，宓妃佚女以配賢臣，極之「含睇宜笑」之詞，「把袂褰衣」之句，雖形容盡致而不近于褻，則性情之雅正為之也。

新城王君秋水，為文簡族曾孫，自幼即以詩古文為性命，而又不肯自恃，有所作，輒質之友朋。今歲君年已逾六十，尚介吾友孫君伯淵，不遠二千里以詩古文就質，余何足以知君？及進而讀君之詩，其和平中正、詳瞻明晰，實有得于性情之雅正者，以視文簡，婉約或不及，而興會飄舉過之，亦可謂善承家學者矣。《記》有

之「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君之詩實近之。請即以序君者告君之友朋，或不以予言為河漢也。時嘉慶十二年長至後五日，上書房舊史陽湖洪亮吉序。（錄自王祖昌本書卷首）

### 曉讀書齋雜錄識語

余自絕域生還，或扃戶浹旬，或授徒百里，皆日課讀書二卷，非人事牽率、歲臘倥偬，未嘗輟也。偶有所得，輒筆之於書，非敢云質之同人，聊自記其不廢學云。（錄自《曉讀書齋初錄》卷首）

### 香蘇山館詩題辭

詩必有珠光劍氣，始信其不可磨滅。蘭雪詩珠光七分，劍氣三分，仲則亦然；吾詩劍氣七分，珠光三分，船山亦然。（錄自吳嵩梁《香蘇山館古體詩鈔》卷首）

### 因樹山房詩鈔題辭

氣如怒馬之奔，筆如牛弩之勁，蘊蓄深厚，美兼眾長。而其獨往獨來之處，自抒胸臆，有不可籠絡之概，則又其天性然也，是為可傳。（錄自張大復本書卷首）

### 乃亨詩集題辭

雨畊先生，桐鄉宿學，近始奉教於宣州。讀先生詩，如春之宜人，如冶之鑄物，自出機杼，一空依傍者也。（錄自馬春田《乃亨詩集》卷首，馬樹華編《桐城馬氏詩鈔》本）

森按：馬春田字雨畊，安徽桐城人。所著《乃亨詩集》，未見單行本，此見馬樹華編《桐城馬氏詩鈔》卷五四至五七。此文潘妍艷君檢示。

## 元和郡縣志跋

戊辰春，余抱病臥枕，頗收羅奇書以作臥遊。適友人遺余《元和郡縣志》若干卷，乃孟亭前輩手錄也。雖考訂旁搜未極精詳，而簡練博洽已勝諸家。因取崑山徐氏本互相校讎，時參臆見，閱數旬告成。自謂此書可稱全璧矣，其為先生之功臣也，不敢多讓。稚存洪亮吉記。

森按：此鈔本現藏日本靜嘉堂文庫，茲據嚴紹溥《日藏漢籍善本書錄》頁五五八逐錄。

## 關中金石記跋

魏酈道元撰《水經注》四十卷，凡引漢碑百，魏碑二十，晉及宋、魏稱是。竊嘗謂金石之學，惟道元能見其大。今讀其《注》，如華陰載〈祠堂碑〉，鉅鹿載〈神壇碑〉，則祀典可定也。滎陽石門之銘，沛郡石坡之頌，則水利可興也。洛陽南界、冀州北界之石，則區域可正也。曲江〈灑中碑〉、新城〈大石山碑〉，則幽遠可通也。魏收倣之，故撰《魏書·地形志》，於郡縣下每引漢魏以來石刻。

巡撫畢公再蒞陝西前，又兩攝蘭州之節。凡自潼關以西、玉門以東，其道路險易、川渠通塞，及郡縣之興廢、祠廟之存否，莫不畫然若萃諸掌，今《記》中所散見是也。夫歐、趙、洪、薛之撰集金石，僅藉以考古；而公則因以興灌溉之利，通山谷之遂，修明疆界，釐正祀典。既非若道元之《注》託之空言，又非若歐陽諸書僅資博識，則所得實多焉。公既嘗以案部至咸陽，讀周文公廟諸石刻，為守墓之裔請於朝，增置五經博士。近又欲考定臨晉河伯之祠、郃陽子夏之墓，皆公經世之務之獲於稽古者也。讀是《記》者，可以觀其概焉。後學洪亮吉跋尾。（錄自畢沅本書卷末）

## 唐宋小樂府跋

余年甫弱冠，在外家團瓢書屋授諸表弟經，時甫卒業《史記》、《漢書》，未暇讀他史也。見案頭有新、舊《唐書》、《五代史》、《宋史》，暇即取閱之，日二

卷為率。太宜人時依外王母龔太君以居，太君年耄，喜說稗官及歷史諸故事。余出塾後，即以日所閱者抑揚其說，為太君言之，太君及太宜人喜，輒為進一餐。樓前有老杏一株，枝葉森茂，五六月間輒坐樹下。陳說既畢事，因以己意製《唐宋小樂府》百篇，太君尚袖范祖禹《唐鑑》以賜云。亮吉識。（錄自洪亮吉本書卷末）

## 尊古齋詩鈔跋

丙寅秋仲，自武夷歸櫂，適馮秋穀明經亦以遊中吳諸山，遇於楓江舟次。話藝竟日，出示所著《尊古齋詩鈔》，取材鍊句，溫厚純雅，皆能合古。其用意虛遠處，深得唐賢神理；又能沈靜好學，自見其詩之日進。予乃書贈〈武夷九曲溪歌〉及道中諸詠，濡墨未竟，覺羅浮煙霞之氣飄渺紙上矣。匆促挂帆，未錄全稿，當俟來春天目之遊郵筒奉寄也。（錄自蔡丙圻纂《黎里續志》卷十五）

## 劉君殘碑跋

此碑殘斷，方僅尺餘，中鑿大孔，亦置西門君祠大門左右。文凡六行，「百／春秋博覽／常百人以／臣約身／歸高四／不」等字，隸法古勁樸厚，誠堪珍玩。非漢刻，奚能有此也！

又一石文凡五行，其銘詞稱曰「國之商兮」者，「商」即「裔」字。碑出於有漢，當是劉氏無疑，惜殘蝕而失其名耳。碑側另存「歲在辛酉三月十五」八字隸體，稍大於前。此辛酉或云是安帝、靈帝時；更有疑其為六朝人書者。書此以俟博雅賞析之。嘉慶己未春三月，洪亮吉稚存。（據武億舊藏劉君碑拓本北江墨跡叢錄，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森按：此文潘妍艷君檢示。

## 謙守齋記跋

余昨歲過嘉定、平湖，皆曾〔至〕清獻公之祠拜謁。公之一生，豈止修明理學，即以循吏論，亦本朝第一人也。乙丑仲秋，有洞庭林屋之行。主於周君彩家者二日，出其先世〈謙守齋記〉，為清獻公所造並手書勒石。周君能世守之，其為人

謙沖溫雅，能守其家法，並能不忘清獻名望之意，余故樂為跋之。時嘉慶乙丑，北江舊史氏洪亮吉謹識于潤南山館。（據中國嘉德藝術拍賣公司二〇一〇年春拍《中國古代書畫》圖錄彙錄）

## 彭尺木〈蘇州城東天寧庵新開叢林記〉手蹟書後

余耳尺木居士名幾三十年，究不得一見其人。所為金石文字則時時見之，筆法在楷隸之間，望而知為德士也。北江洪亮吉記。（錄自釋古風輯《吾與彙編》卷二）

森按：此文潘妍艷君檢示。

## 上鐵冶亭書

受業洪亮吉頓首肅啓，老夫子大人函丈：前啓事一函，從穀人祭酒處轉呈，諒蒙鈞覽。比惟公事賢勞，興居集吉，曷勝顛頌。前者旌節過常，知蒙垂詢殷勤，并欲為位置一講席，終始成全之德，感何可言！因春杪亮吉有筆墨之役，暫詣宣城。昨聞信急回，由江寧、鎮江一帶追謁行轅，而老夫子已先半日渡江，竟不獲侍聆訓言，略陳款曲，悵快奚似！擬俟秋汛安瀾後，公回秣陵節署，再行叩謁耳。

至常州書院現係莊廷叔前輩主講，其人貧與病兼，萬無可更換之理。可否除省會書院外，如太倉、蕪湖等講席，為位置一處，俾就近可以食力，則師門之恩德感激無既矣。外附呈拙著地志二套，拙集四本，欲求函丈削正，以官郵中不能寄，容俟面呈。先此肅啓，祇問近安，統惟崇鑒，不盡欲言，亮吉又頓首啟。五月十九日京口。（據上海圖書館藏《鐵保友朋手札》冊墨迹彙錄）

## 與錢竹汀書

後學洪亮吉頓首肅啓，竹汀先生函丈：兩奉手言，誘掖獎厲，皆表章遺經、嘉惠來學之至意。亮吉雖未獲趨侍左右執經問難，然固當以閣下為師矣。向欲為《春秋左氏》之學，臧之積年。前從事日淺，以為杜氏於地理尚十得四五，今乃悟其疏。即如開章第一義「鄭伯克段于鄆」，而以為潁川鄆陵，情事皆不合；惟《漢書·地理志》陳留僞縣，《注》稱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僞，是也。」廩延至僞既屬順

道，渡河奔共亦便，漢儒之可貴，即仲援已然矣。他若訓詁之疏，尤難畢述，其合者則皆賈、服諸儒舊義也。

至「葢」字蓄疑已久，近與孫君校《說文》「苟」字，始大悟「葢」即「苟」字形近而譌，《正義》稱賈、服云：「葢，敕也。」《說文》「苟，自急救也」，正用賈訓。又古文𠄎，字形大類「葢」。《方言》：「葢，備也。」荀字从苟，亦一明證。近亮吉校《國語》「豸」字，亦有一字當之，證佐尚未審諦，容再質之。

又閣下見示《郡國志》平原郡西平昌一條，得之狂喜，始信前輩校書之細，皆可以為末學法。然今眾刊本之譌，有不一而足者，即如《郡國志》「河南尹」下脫「平縣」，隴西郡下脫「白石縣」。而遼東屬國下「昌遼故天遼反」，復不得其解；細校之《水經注》中《十三州志》，則知當作「昌黎故交黎」，《水經注》尚誤作「昌遼」，則沿《續志》之誤也。餘尚有種種欲質疑于閣下者，來人怔忡，不遑多及為恨。

今歲南榜孫君暨李君賡芸等皆得解，又皆為閣下所成就之人，文運之昌，不止為函丈稱慶矣。承諭為先慈撰〈墓表〉，如得蚤為撰付，感且不朽。茲補呈〈漢魏音敘〉四首，並肅問崇安，不宣。亮吉再頓首啓，九月念五日。（據上海圖書館藏墨跡遂錄）

## 與袁簡齋書一

前奉寄〈生挽詩〉，道公有可死者六；今而嘆公有萬萬不可死者，尚有一焉。當今詩教大衰，一二名公率以填砌故事、摭拾瑣碎為能。而于虞舜「詩言志」、孔子「興、觀、群、怨」之旨，全然拋撇。是安用此泥龍木馬為哉？惟先生靈光巋然，非不博覽載籍，而臨文盡行斥去，不屑以此見長。主東南壇坫，教聰明才智之士不許汨沒性情，其功德甚大，其關係甚重。國家文運昌明，公如何遽撒手乘白雲哉？

亮吉行走雖兼三館，而披吟殊有餘閑。暇日理舊所為詩，凡得二千首；舉凡揣摩古人者去之，應酬朋輩者去之，尚可得千二百篇。雖未敢平視輩流、抗心前哲，然要皆亮吉之詩，而非他人之詩矣。追惟閣下教以自成一家之言，實于亮吉有師友淵源之益。尋山識路，飲水知源，雖取徑之不同，洵瓣香之有在也。以淵如之才，而近乃棄詩不作，殊為可惜。張船山吉士已返蜀中，無從令其步韻。他若劉、何諸

君，當各有和章另寄。（錄自袁枚《續同人集》文類卷四）

## 與袁簡齋書二

二月內得手書，并〈告存〉詩七首，讀之風發泉涌，不異腸肥腦滿之時，此又吳中名士求死不得之顯證矣。友朋傳寫者，幾滿都門；公本傳人，此尤傳事，雖一時之戲墨，實千載之美談。亮吉雖勉作和章，并加二絕。然欲勸加餐，而致勞噴飯，又恐非祝哽祝噎之道，奈何！（錄自袁枚《續同人集》文類卷四）

## 與孫淵如書一

薇隱大弟足下：出里門日，曾發兩函奉寄，未審達否也？十八日抵太平，秦公則尚未有歸期，沈公則見在府試未竟。當畚公敦適館之雅，余又偕一同鄉人來，其人為周孝廉炎，意亦欲謁秦公，此間以余故，亦供頓之。余性尚能容物者，然此人之識見高遠，實生平以來所未見也，余何敢言人之短，惟有敬之如師而已。

至吾輩艱窘之況，亦須稍受之，況既以出門，自當委運，日讀書數卷，無苦也。惟上則縈心堂上，次則繫念故人，為勞勞耳！日來急欲寄一家信以慰老母，而實無便，不得已從陶公處轉至吾弟處，若得早寄一日，則感吾弟者實深；如五日內尚無便妥之處，即祈向林大要一官封，轉至太守楊公署發下，必為寫明住處，不差錯方好。弟婦疾可全除否？余家庭安樂而苦奔馳，弟境地恬和而愁疾病，造物俱不以庸人待吾兩人，亦甚可感，餘復何言！五月廿六日，禮吉頓首。

重闈、堂上俱為問安。至余不至淵之故，因王學使母疾。恐前書到，而足下怪我東西不定，更及之。（錄自《小菴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北江墨跡）

## 與孫淵如書二

不得手示已匝月矣，聞日來領隊防河，公事賢勞，惟倍常珍攝是望。尊刊《今文尚書》及文集頒到日，即有復札，何尚未之到耶？昨讀新詩，可云清雅之至，今亦附寄拙詩數首，正之左右。此番春榜亦甚不愜人望，同人無一獲售者，不得不令人思石君先生也。都中文酒之樂，亦略遜往時。蓋足下既出，而二雲、懷祖則患

病，味辛、劍潭等則又憂貧，味辛又去住不定，奈何！

自足下所來者，皆嫌相助之薄；亮吉已屢為分割，蓋地當孔道，而足下復素號廣交，此安能盡滿人望？今朗齋來，亦深有望于足下，并欲理舊逋，到日留意待之可也。外莊葆琛一札至要，希即為加郵轉致，切弗遲誤。並請重慈堂上福安暨近履，不宣。淵如大弟，亮吉手肅，四月廿五日。（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嚴繩孫等尺牘》冊墨跡彙錄）

### 與法時帆書一

《詩話》捌冊已怔忡讀一過，間有斟酌之處，想老前輩不以為謬也。謹藉使奉上，并問日安，不備。時帆前輩大人，亮吉手啓。

### 與法時帆書二

初九日謝謝。石君先生已允作《槐廳載筆》序，但索原書一閱，幸老前輩即將草本付一部來，以便轉呈。又趙安陽處有人在京，如有信寄與，祈本日付下。并問日安，不備。時帆前輩大人，晚洪亮吉手肅。

### 與法時帆書三

道遠，不能時時走候為悵。日內本意欲奉邀為小集；又新得南中書，有叔母之喪，出月即屆百日，當于初十前相約作半日之談耳。冶亭師詩卷已讀竟，逼真大家，其去取亦嚴，無可以獻末議者，輒作一詩呈之，幸轉致為望。尊卷亦已擬一篇，恐不可用，幸酌之。所需管、邵諸詩，并一附上。餘再札，并問起居。吳公均此候好。時帆老前輩大人，晚洪亮吉手啓。

### 與法時帆書四

時帆前輩大人閣下：抵任後，連肅二械，想并登記閣。比維內直之餘，櫂戶吟哦，想新詩又增幾帙，能百忙中鈔示一二，以廣胸臆耶？《詩話》諒已纂成，未知

何時付刊？念念。此間僻陋，而良友又不易得，惟學殖日露、聞見益狹為慮。關愛如閣下，又將何以教之耶？館課詩此方人竟不能領解，晚已存之行囊，于每府州縣書院內存貯一部，以供諸生批閱，謹將紙價三十金先繳。晚現在已考竣上游五府，一切尚為寧謐，敢以附聞，并肅問動定。餘續啓，不備。晚生洪亮吉頓首。

### 與法時帆書五

送上拙詩求正。內城有看菊之局，祈示一期，以便可追陪也。即問日安，亮吉手啓，時帆前輩大人。

作者五言，直造古人，而別有一種幽微宕往之致，此中去俗，何止數塵？七言亦憂憂獨造，而稍有滑易之處，再能用澀筆峭筆，則與五字并臻絕頂矣。上卷小巖同年已閱定，不敢更著墨。館後學洪亮吉跋。

### 與法時帆書六

老前輩聞即欲移居，容當走賀，茲先送上石君先生序文一首，乞檢入。即問日安，不備。梧門前輩大人，館晚洪亮吉手肅。（以上六通，錄自俞冰主編《名家書札墨跡·法式善家藏名人書札》）

### 與武虛谷書一

前得手書及大作二首，置之唐賢集中，幾不能辨，諷頌百回，為兩亡友增感矣。弟亦偶有所作，即當抄寄削正也。日來章實齋亦來，為中丞師商照朱氏《經義考》例，辦《史籍考》。此間祇章、凌及弟三人，意務欲足下來，同事編輯。昨弟已啟知中丞，亦甚欲延入節樓，以資教益。此札到日，祈足下即酌定，先示我一音也。或足下有為令郎姻事，則夏間至此，亦可酌之。附問起居，不一。虛谷先生同門，愚弟洪亮吉手肅，新正廿四日。（據上海圖書館藏墨跡彙錄）

## 與武虛谷書二

手書頒到，知文旆已定于明日起行，惟不及走送是恨。承貽碑件並收訖矣，謝謝。如姜纂等〈造象記〉尚有搨本，祈每付便中寄下一二，以京中知吾兄近日覓出，指名相索耳。

至此次繙閱諸史，不過欲存檔案，且記明作書之旨，以便異日歸類。如弟近日閱晉史，如〈羊祜傳〉（《晉書》卷三十四），祜所著文章及為《老子傳》（《老子傳》他日《史籍考》歸紀傳類）；〈傅玄傳〉（《晉書》卷四十七），玄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云云。（《傅子》他日《史籍考》歸史評類。必錄其傳中原文者，恐與〈藝文〉、〈經籍〉諸志卷數有異同耳，為考證之地。）俟八月中實齋歸類已定，他日分類或分代作考證，事即簡捷也。弟遊嵩、少之意尚未定（以人太多）；如來，必當訪足下講堂，作半日談耳。並問起居。虛谷先生，亮吉手復。（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代名人手札》冊墨跡彙錄）

## 與武虛谷書三

洛陽書院已啟知尚書，尚書甚為關切。但云前有張公在彼主講，今彼往何處，祈即示知。另日尚書尚欲奉屈便飯。又云必當即為定屬一書院，幸無塵念，專此札知。虛谷先生，亮吉手書。（據上海圖書館藏墨跡彙錄）

## 與黃小松書一

小松先生判府閣下：別及兩年，亮吉南北奔馳，至客冬十月方重抵大梁，與閣下相去千里而近。閣下此時建高牙，據熊軾，不更隨河堤使者按視諸所，是以會晤較難；然私心皇皇，未嘗不時馳左右也。所得石墨，復有幾許？如有漢刻，能分副本見寄否？《中州金石記》已屬淵如刊之都中，閣下如有祕搨，祈錄寄淵如，以便列入。茲因畢三兄之便，肅問起居。風便，望手示，不宣。小弟洪亮吉手肅。（據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三冊墨跡彙錄）

## 與黃小松書二

小松先生足下：前過齋頭，值足下急欲隨使者車去，不克久留清話是憾。然題襟則揮汗而書，寶墨則探胸而出，嗜古成癖，風裁如僊，足令人十日思矣。別來奉到武梁祠堂畫象、范巨卿碑額二種，拜知己之賜不淺。尚有無厭之求，則琅邪臺石刻耳。前所贈漢射陽縣石門畫象，今在寶應縣，其石則友人汪容甫已輦之而回。覃溪宮詹以為即孔子見老子象，不知何據也。藉便率復，並問公事賢勞，不宣。弟洪亮吉頓首。

阮公祈為道謝大坯山石刻。(據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五冊墨跡彙錄)

## 與黃小松書三

小松先生足下：得手書，并惠琅邪臺石刻，感謝之至。此間日來惟武虛谷得晉太康金一、北齊造象記一；馮魚山得後魏司馬昇碑一。武進士以數本奉寄，魚山則已飛札之，屬其就近寄上也。

嘉祥武氏諸石刻乃希世之寶，按此縣酈道元云：有漢荊州刺史李剛碑，石室四壁隱起，為君臣官屬及麟鳳之文，作制工麗。今兄所得復如此，何此縣之多漢石刻耶！謹怔忡製一詩，因日內即將束裝赴楚，心緒歷落，不能工，足下教之可耳。管少空處昨長牋與之，并言及吾兄近日所得漢刻之富，渠或有札來奉乞也。淵如近狀亦甚窘，獻之聞可借補縣丞，故無好懷抱也。附問起居，餘容至武昌詳啟，不宣。小弟洪亮吉頓首，八月九日。(據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八冊墨跡彙錄)

## 與黃小松書四

小松九兄足下：客冬判袂，又逾寒暑，比惟色養之餘，宦況宜人為慰。亮吉昨分校京闈，又蒙恩命視學黔中。自維旬日之中，疊受非常之遇，撫衷自愧，良懼勿勝。愛我如足下，將何以教其不及耶？現定于九月杪起身。敝友金明經畹芳，人品學殖，足下所知也；而性情之溫粹，篤愛友朋，又實輩流中所少。今應吉撫軍之聘來東，久慕足下，欲就近訂交，諒定應相見恨晚也。餘金君能口述，不備。並問堂

上福安，并文祉，不一。愚弟洪亮吉頓首，九月十三日。（據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冊墨跡彙錄）

## 與胡玉樵論小爾雅書

洪亮吉頓首啟，玉樵先生足下：前月得手書，并尊著《小爾雅誼證》十三卷。披讀之下，多嚮來服誼所不到者；書中以古音求古誼，以古誼證古經傳，旁推交通，無不極其精審，此必傳之作也，佩服佩服。亮吉既注《弟子職》，擬復注此書，今可不作矣。惟舊於此書偶得管見若干條，今并附錄呈教。

如〈廣詁〉：「燁，明也。」《說文》無「燁」字，疑當作「睪」，或作「圉」。《說文》：「睪，司視也。」亦與「明」字誼訓相合。又「子，餘也」，「子」當作「子」，「子」為餘者，子者身之餘也。高誘《呂覽注》：「大夫庶子為餘。」《周禮·小司徒》：「大故致餘子。」《書大傳》：「餘子，眾子。」並其證也。又「督，拾也」，「督」亦與「篤」通，《釋名》「篤，築也」，馬融《尚書注》「築，拾也」，此可以聲輾轉得誼者也。〈廣言〉「肆，從遂也」，「遂」本又作「逐」。今考王逸《楚辭章句》雖有「逐，從也」之訓，然此則當作「遂」，有《尚書》、《周禮》、《左傳》、《大戴禮》諸注可證。〈廣器〉：「船頭謂之軸。」《說文》、《方言》又皆以船後為舳尾，謂之舳；《說文》與李斐《漢書注》又皆以船頭為舳。〈廣獸〉：「魚之所息謂之櫛。櫛，慘也。」「櫛」當作「霖」，或作「涔」。《說文》：「霖，積柴水中以聚魚也。」孫炎《爾雅注》「積柴養魚曰涔」，是矣。以上諸誼已備見於拙著《六書轉注略》，足下或遴其可存而一二存之，幸甚！

又《戴東原先生集》中所疑《小爾雅》諸誼，在足下必當有說，便中幸更明以見示。前許作〈北江詩話駢體序〉，望即為之，亦因便見寄也。憂中知不復作詩，故拙詩亦不復錄正，專達一函以答來教，惟珍重眠食為望。亮吉又頓首。（錄自胡世琦《小爾雅義證》卷首，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原稿本）

森按：胡世琦有答書，見所著《小爾雅義證》卷首。

## 與楊蓉裳書一

蓉裳大弟州牧足下：客春大梁相敘之樂，可謂冠絕平生。嗣馬首西東，此二百

日中，亮吉又自燕而吳而越，乃復至汴。雖復春官之第，遲我數年，而秋士之遊，殊邁流輩。至足下新領方州，次當特擢，聯花萼於金城，迎板輿於孟縣，家慶國恩，並符心祝矣。比維堂上萬福，足下起居萬福是慰。

淵如通籍以後，京洛添一窮官，而大梁少一良友；幸有竟日不言之方五，聊以資晤對也。荔裳於何日入都？會期視足下當較近。此間遊客如雲，來而不絕，不數日，味辛又將假館於此。友朋之樂，雖可日有；而游客之裝，或難盡副，則亦勢使之然也。足下官項宿逋，能稍清款否？相去數千里，殊為念念。並附問起居，荔裳均此，不另。亮吉頓首。

姚自使及陸太守二函，祈即致去，勿浮沈是荷。

### 與楊蓉裳書二

蓉裳刺史大弟足下：使來，得手言，詢悉堂上康寧，足下動定勝常，欣慰之至。然五月內從朗齋札中馳上一牋，知尚未登記閣，益知道里遼遠，山川間之，為可歎也！亮吉年來頗力於學，一則師門相待既雅，歲月可閒；二則亦恐一日索米長安，諸多未暇。然知己絕遠，足下既服官靈武，淵如又遠跡神州，所為詩文，無從得良友之正定為恨耳。

昨尚書師又擢督楚中，偕行者維亮吉與子雲，至朗齋則留於張觀察處矣。味辛亦滯跡於此，游況尚佳，大約八月杪旋里門，再定入都之局。荔裳何尚未成行？體中已安善否？若昨歲從公中堂入閩，則翎在其頂，阿兄既如使西域之耿恭，哲弟亦何慚論南粵之嚴助也！一笑。承寄皮件，已祇領矣，謝謝。對使作書，用致相思，不盡。堂上祈肅請福安。亮吉頓首，七月二十八日。

### 與楊蓉裳書三

蓉裳大弟足下：得手書，欣慰之至。又晤陸五先生，知足下近狀甚佳，上流契重。惟望擢守得稍近東南，不特堂上起居可以漸適，而友朋尺素，時得相通，則快事無如此矣。

亮吉已入中年，偶登一第，又祿不及養；視足下奉母而居，真望之如天上，昨尚與哲弟言之，非虛語也。令弟近入機庭，亦可稍救貧乏，一月中亦時時相敘，無

不談及足下耳。味辛尚未來京，淵如、臯雲時相過從；劍潭則尚未補官，最為窘迫也。茲因陸公之便，附問升安，並請堂上萬福，不宣，亮吉頓首啟。

人便，祈代購狐皮一套，能於今臘寄都為感，又行。

### 與楊蓉裳書四

洪亮吉頓首啟，蓉裳大弟刺史足下：久別相思，殊形寤寐。昨得手示，欣悉堂上康寧、足下起居集吉為慰。三令弟亦英英露爽，將來繼長公、次公而名世者乎！聞近著頗夥，何不寄示一二？足下久任，既可得殊遷；荔裳遠行，自定膺特擢，肝膈至交，惟有時時佇望而已。

亮吉近狀如常，惟長安居不易是慮。又近派國史、石經諸館事，甚冗煩，無可為知己告者。子才先生時時得其音問，昨索亮吉作生輓一詩，殊為擊節，今抄寄正之。所惠皮件已領到，謝謝。附問升安，祈時示一音是祝。亮吉頓首，又四月初五日。

### 與楊蓉裳書五

日昨從錢獻之處轉寄一緘，未審得達否？日來川、陝多事，而甘、涼尚稱寧謐，想公餘動定清勝是慰。亮吉供職如常，維派直內廷，在家日少。明秋意欲乞假暫回，恐與足下益遠。詩文比來亦略有進境，惜不及一一正之左右。附便，再問近祺，用致相思，不盡。蓉裳大弟刺史，洪亮吉手肅，十月朔日。

### 與楊蓉裳書六

正在束裝欲發，忽奉手言，申紙發函，欣然獨笑。又稔堂上康寧，足下宦祉增勝，尤為至慰。亮吉近況如常，本擬於秋仲乞假南行；乃三月初，忽得舍弟南中凶耗，遂準昔人期功之喪去官例，已請急於月之二十五日陸路回矣。此後與足下相去益遠，得便祈彼此時通音耗也。

又，二月中，聖人於正大光明殿考試翰詹，欽命題有〈征邪教疏〉一道。自分詞臣雖無言責，然既蒙垂詢，不得不極盡其愚。遂乃申紙萬言，未綴三策，語太訕

直，自計必遭嚴譴。乃蒙聖恩寬貸，僅從二等前列移置三等，輦下盛傳聖天子如天之度，亮吉以為殆過之也。同好中如劍潭、味辛，皆戚戚寡歡，致味辛意欲乞養，未知果否？拙刻帶至京者，盡為友人攜去，歸後當覓便奉寄。肅此，附問升安。荔裳近日況味奚若？便中祈為致聲，不另。蓉裳一弟刺史足下，功洪亮吉手肅，三月二十四日晚。（以上六札錄自《洪稚存先生尺牘》，上海文明書局《尺牘叢刻》本）

## 與吳穀人書

客冬自皖江歸，驚聞年伯母大人之訃，為之哀悼累日。然孫曾滿前，壽臻耆耄，為人子者庶可無憾，尚望老前輩以禮節哀為屬。本擬如期赴弔，以舍間略有家事，謹先呈聯匾二事，稍申猶子之敬，春暮定當趨詣几筵，敬伸禮奠。先此，佈問孝履，餘面述，不宣。穀人老前輩大人同年，年館晚洪亮吉啓。（錄自梁穎《尺素風雅·明清彩箋圖錄》上冊）

## 與王秋塍書一

秋塍二弟明府足下：夏、秋間兩致書，均未得足下一札，當以道遠無便故耶！蔣琴伍歸，又稔五月後復調署考城，此時定已回原任矣。亮吉半歲家居，一無善狀，春首不免有北行，而秋帆師又促之入楚，大約試後即赴武昌耳。

丁二郁之與足下舊交，今從楊柘城處便道過訪，渠近狀甚窘，足下舊雨素殷，當能為之計也。前項百金，亮吉亦待此方得成行，務于年內付柘城署順寄回，望甚望甚。肅此，問陞安，并問令子好；徐四兄并候。亮吉手肅，十月廿日。（據上海圖書館藏《國朝名人尺牘》第三冊墨跡彙錄）

## 與王秋塍書二

秋塍二弟足下：三月不得書，相念殊切，諒同之也。比惟足下台候增禧，潭衙集慶是祝。亮吉疊承恩命，諒已久知。惟出京前忽殤一子，獻之之婿，年十八矣，以傷寒誤服食熱劑，以至夭折。塞翁得馬之樂，何如失馬之悲？足下其為我喜乎，悲乎？

現已挈家赴黔，于初五日抵安陽，咫尺不得相見，悵何如之！《吳會集》索者甚多，亮吉此行亦可以配口送督撫，務祈遣役于鄭州一帶就近地方齎送廿部，即與百朋之錫無異，佇切之。附問陞安，望賜復示，不宣。愚兄亮吉手啟，初四日邯鄲行館。（據上海圖書館藏《明清二代名人尺牘》上冊墨跡彙錄）

## 與左春谷論涇志書一

尊著《涇志刊誤》云「陵陽自晉以來，皆名廣陽，而〈隋志〉則云南陽。其地名之沿革，史所未詳，殆不可曉」云云。今考陵陽之改廣陽，始于晉成帝咸康四年。《宋書·州郡志》云：廣陽，舊縣曰陵陽，晉成帝杜皇后諱「陵」，故改今名。《隋書·地理志》則曰：平陳，廢宣城郡，仍并安吳、南陽二縣入涇。大業初，復置宣城郡。《唐書·地理志》：武德三年，復置安吳、南陽二縣。其改廣陽為南陽者，《隋書·地理志》為煬帝諱，故蜀郡之廣漢，亦改曰雒；犍為郡之南廣，亦改曰南溪；江都郡之廣陵，亦改曰邗江，又改曰江陽，皆是也。至唐初復立，則又沿隋之舊名不改耳。曹憲在隋時注《廣雅》，即改名《博雅》，亦同此例。由此言之，陵陽之改廣陽，廣陽之改南陽，皆以避諱故耳。

足下又據《池州府志》，以為石埭縣即漢陵陽，實亦不然。《元和郡縣志》：「唐永泰二年，洪府都督李勉奏割秋浦、青陽、涇三縣，于吳所置陵陽城五里，置石埭縣。」今考隋開皇十九年，置秋浦縣于石城故城。是秋浦縣又有漢石城縣故地，後又分置石埭縣，是石埭已非盡漢陵陽縣之舊，離陵陽故城已五里也。因李勉之言，并可知吳時陵陽已經移徙，亦非漢初陵陽縣舊地。雖三國地志缺略，然由彼可以悟此也。

## 與左春谷論涇志書二

尊著引《南畿志》云：「永和四年，析置宣城郡」，以為《續漢志》不載，疑其缺略。今考宣城郡建置，地理家所說不一：以為武帝元狩元年改鄣郡為丹楊郡，至順帝又改為宣城郡者，樂史引《輿地圖》之說也。以為漢順帝始立宣城郡者，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之說也。以為永和間析置宣城郡，至桓帝時復省者，《歷代沿革表》及《圖經》、《一統志》之說也。以為晉徙丹楊于建業，而以其地置宣城郡，

建置年月無可考者，唐杜佑《通典》、宋歐陽忞《輿地廣記》、晏公《要類》、王象之《輿地紀勝》及宋《宣城志》之說也。

愚以為郡之建置，當以沈約《宋書·州郡志》為正。沈〈志〉：「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楊立。」而《晉書·地理志》因之，其分置統轄更詳云「晉平吳，分丹楊之宣城、宛陵、陵陽、安吳、涇、廣德、寧國、懷安、石城、臨城、春穀十一縣，立宣城郡，理宛陵」，是矣。而李吉甫諸人之說，亦可參取。蓋順帝時，或因丹楊郡大，又分置宣城郡。考會稽之分吳郡亦在順帝時，或其析置亦與丹楊郡同一時也。不妨桓帝時復省，至晉初又重立耳。推之而安吳縣之置，亦斷當在吳時。《三國·吳志》永安四年載「安吳民陳焦」，〈程普傳〉：「普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時正孫策渡江之初，是安吳為吳立。故余撰《三國疆域志》，定以為策渡江時所立，沈約〈州郡志〉亦同；《水經注》以太康元年始分宛陵立，誤也。

足下又以漢末有宣城長杭徐，《吳志》孫權平定宣城諸縣云云，以證宣城郡之當為漢置，則又誤以宣城縣為郡矣。杭徐固僅為宣城長，未嘗為宣城守也。蓋宣城本係漢縣，〈地理志〉丹楊郡十七縣，末曰宣城。而〈郡國志〉無之，則宣城縣蓋後漢初省，漢末復立。何以言之？《晉·地理志》言太康元年分丹楊之宣城等十一縣，立宣城郡。是漢末丹楊郡本有宣城縣之證，故杭徐得為宣城長也。及後立郡，郡名即襲漢縣舊名可知。〈郡國志〉于安、順以下建置即不詳，其不載宣城縣于丹楊郡下，無足怪也。

### 與左春谷論涇志書三

神仙之事，本荒渺無稽；然亦有見于載籍，不可誣者。尊著《刊誤》云「舊《志》、《旌德縣志》稱陵陽子明為晉人，值劉聰亂，不肯阿附。晉元帝嘉其義，拜陵陽宰，後棄官入西山」云云，以為據長孫邁《神仙傳》，《江南通志》、《府志》以及錢《志》、鄭《志》并因之。足下與趙司訓紹祖並以為非，當矣；然僅據劉向《列仙傳》，或尚不足服前人之心。今考《漢書》，丹楊郡統縣十七，其十二曰陵陽。沈約《宋書·州郡志》云：「縣以陵陽子明得仙于此縣山，故以為名。」劉昭《續漢書郡國志補注》、歐陽忞《輿地廣記》並同，是子明係漢初人無疑。司馬相如〈大人賦〉「友太壹而從陵陽」，張揖注云：「陵陽，陵陽仙人子明也。」是又在

劉向《列仙傳》之先矣。且不特此也，陵陽子明又有所著書，名《陵陽子明經》。張揖《大人賦》注引《陵陽子明經》曰：「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王逸《楚辭章句》引《陵陽子明經》：「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已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玄、地黃為六氣，是也。他若郭璞《游仙詩》等，亦皆以為漢人。若果在晉元帝時，則與璞同時，璞必不引同時人入詩明矣。至琴高、丁令威亦皆漢人，前志皆繫之于晉，並非也。別有考，再錄呈。

### 與左春谷論涇志書四

尊著辯唐宣宗無與黃蘗僧共隱水西事，其論甚核，足以破千載以上之誣。余得助足下證明之：唐世諸王雖分封，例不出閤，即以《新唐書·諸子傳》而論，憲宗共二十子。建王恪，元和元年始封。時淄青節度使李師古死，其弟師道乞符節，故詔恪為鄆州大都督平盧軍淄青節度大使，然不出閤。夫為大都督節度使尚不出閤，而云宣宗得私至江以南，且為僧，其誣一也。

武宗在位僅六年，是時宣宗屬近而尊，即或自願為僧，則唐世諸臣乞為沙門、乞為道士者，尚須陳乞得允，方可自便。使宣宗係詔允始出乎，則親王披剃，事屬罕聞，何以《本紀》不書？《諸子傳》亦不書；反不若金仙、玉貞公主詔度為女道士，尚得詳悉見于紀傳也。若係不告而私出乎，則民家尊屬無故出亡尚須根究，況親為武宗之叔，武宗又非瞶瞶之主乎！其誣二也。

《宣帝本紀》言：「始封光王時，性嚴重，宮中或以為不惠。」夫云「性嚴重」，則作事不苟可知；云「宮中或以為不惠」，則未紹統之日，未嘗離宮禁可知。而云為僧，并為僧于絕遠之地，其誣三也。

《后妃傳》言：孝明皇后鄭氏生宣宗，「宣宗為光王時，為王太妃；及即位，尊為皇太后。太后不肯別處，故帝奉養大明宮，朝夕躬省候」。夫既為天子，而母子之愛尚昕夕不離，何緣在藩邸時反輕棄其親，脫身遠遁，有是理乎？其誣四也。

《裴休傳》以大中六年作相。其為宣州太守，則傳并不載；惟舊《志》據題名碑及寺碑皆云在大中二年。夫休即好浮屠法，亦必抵任而始迎黃蘗。始建水西道場時，宣宗登極已久，無緣與黃蘗共處。若在未登極之日，則水西并無黃蘗，亦并無道場，其誣五也。

舊《志》又言：「宣宗以微時隱水西。」夫宣宗為憲宗第十二子，生而富貴，未出閣已封光王，安得有微時？其誣六也。況武宗賢君，必無疾害季父之事，其誣七也。又宣宗于會昌六年，以皇太叔即位，未嘗為皇太子。而自《宋志》及錢《志》並云「迎太子入朝，值武宗崩，遂即位，號宣宗」，其誣八也。

尋其附會之始，不過以大中元年閏三月大復佛寺一節耳。然〈本紀〉于此下即接書云：「四月己酉，皇太后崩。」則大復佛寺或即為太后祈福起見，亦非盡宣宗之篤志好佛也。至宣宗封光王，而人遂附會宣宗名風光，并偽作詩以實之。而舊《志》遂并云「宣宗名光」，則又不足辯也。

### 與左春谷論涇志書五

一方之志，貴在傳信。而舊《志》喜牽引名人，以光簡冊，如甄塘為甄后所生，馮鄉為馮唐所處。專嗜新奇，絕無依據；而于人物鄉邑之信而有徵者反闕焉，則皆不讀史之過也。

今考《三國志·太史慈傳》：「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按慈非此方官吏而久居于此，是慈應列入寓公矣。《元一統志》與本朝《一統志》并載「梁大寶初，宣城內史陽白華不附侯景，進據安吳」云云。按陽白華應從《梁書·太宗紀》作楊華，是華曾據守安吳，不附侯景，又可以載入〈職官〉矣。

王象之《輿地紀勝》載「唐時有元處士，杜牧有〈贈元處士詩〉云『陵陽北郭隱，身世兩忘者』云云」；又載「宋周紫芝，字少隱，居陵陽山，（此陵陽山，在今石埭青陽界，自漢以來皆屬涇縣；若宣城之陵陽山，唐以後始見，偶同其名耳。）後又居廬山，有《太倉稊米集》行于世」。是處士紫芝又可以載入〈流寓〉矣。〈漢祝長嚴訢碑〉載「訢嘗為陵陽丞」，見《金石錄》及吾家《隸釋》、《隸續》，是訢又當補列〈職官表〉之首。

錢《志》、鄭《志》并辨安吳城在旌德縣三溪者非，不知安吳城本有兩處，在藍山南者，三國時始立之安吳；在旌德三溪者，俗又呼沙城，當屬唐初改置之安吳也，《一統志》辨之詳矣。又云：「旌德縣北三十五里有古城，俗呼沙城，即古安吳城，傳為唐初所改置。」是安吳本有二城，不當云在旌德界者為誤也。《一統志》又載有「淳于禁故居，在涇縣西五里，今為興教院」，是又可補入〈古蹟〉。《輿地

紀勝·碑記部》載有〈南唐水西寺碑〉，是又可補〈金石〉。足下與趙司訓皆嗜古如渴，又留心桑梓遺事，用敢以此質之。（以上五札錄自洪亮吉纂《涇縣志》卷二十八）

### 與吳位三趙琴士論涇縣水道書一

余嘗疑涇水、桐水為漢以前南江故道，今考之而愈信。何則？言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者，班固《漢書·地理志》也。言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者，許慎《說文》也。言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為南江；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南（森按：當作「東」）合涇水；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又南（森按：當作「東」）逕安吳縣。南江之北，即宛陵縣界也。南江又東，逕寧國；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南江又東北為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于巨區者，酈道元《水經注》也。夫言石城，即今之貴池；言臨城，即今之青陽、銅陵；言安吳，即今之涇縣；言宛陵，即今之宣城、寧國二縣；言故鄣，即今之建平、廣德；言安吉，即今之安吉、孝豐。皆分江、南江既合之後必經之道，已歷歷不爽矣。道元雖未嘗至南，不及親勘分江、南江故道，然所據要皆當日輿圖地說信而有徵者，是以詳審若是。不然，又何以能與班固、許慎諸說一時暗合若此哉！

今貴池縣西貴池水，一名池曰河。道元云：「貴長池水，出石城縣南郎山，北流為貴長池。池水又北，注于南江。」（尊著云：「貴口為池水入江之口，非分江之流。」不知水與江通，池水既可注江，江水亦即可入口。至江水日高，則後人築堤防扼江水為之，不可泥今日地形疑古來水脈也。）又貴池縣西六十里有李陽河，源引大江，以江流之消長為盈縮。青陽縣東有臨城河，即以古臨城縣得名。在銅陵縣西，其水內通管埠河，外達銅陵之大通河，與江水合。考《圖經》「管埠河在峽山下」，與南陵、涇縣已屬接壤。是池口、李陽、臨城三河，必有一屬南江故道。且以所過州縣核之，自臨城縣以東，寧國縣以西，亦在在有形迹可考。即或有數里及十數里淤塞，亦後人築塘堰水使然，如中江水之銀林五埧，即其證矣。上流既塞，則下流之水愈微，勢使然耳。

《元和郡縣志》：「徽嶺山，在涇縣東南二百五十里（今嶺屬績溪），涇水所出也。」《圖經》及舊《志》則云：「涇水出績溪縣徽嶺山，至石埭縣七都分為二，一自石埭流入貴池出口至大江，一自石埭流入太平縣界麻溪口，與太平之水合入涇縣界。」夫《圖》、《志》既明言李陽河源引大江，又云：徽嶺山水一自石埭貴池入

江，一合太平縣水合入涇縣為涇水。是益可證涇水為南江故道，北本通江，南可入涇縣界矣。《元和志》又云：「桐汭水在廣德縣西五十里。」考其地已接宣城縣界，距涇縣亦止數十里，故南江必合二水，始可抵長瀆注巨區耳。惟敘安吳縣在合桐水之下，則道元之誤，亦不必為之諱也。

## 與吳位三趙琴士論涇縣水道書二

又因寧國縣東溪、西溪之水，而益信南江必由寧國縣東以入浙也。《明史·地理志》：「寧國縣有東西溪。東溪出浙江於潛縣天目山，西溪出績溪縣龍叢山，即句溪上源也。」《圖經》及舊《志》云：「西溪在寧國縣西五里，即西津渡，源出績溪龍叢山，過橫溪謂之徽水，西南諸水多入焉。至五河，與東溪合。」又云：「東溪在寧國縣東五里，即河瀝溪，發源天目之陰，受諸山溪水。至五河，與西溪會。」而知東溪、西溪及五河，亦皆南江入山陰所兼挾之水也。考績溪在寧國縣西南幾二百里，天目在杭州府於潛、臨安二縣，西北距寧國縣幾三百里，此數百里之地，皆南江入山陰所必由之道也。

諸地志言天目山即古浮玉山，《山海經》云：「浮玉之山，北望巨區，苕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巨區。」道元亦引浮玉山以證南江，是也。至《明·地理志》以西溪為即句溪上源。《太平寰宇記》：「一名東溪，水源從寧國東鄉溪嶺，承天目山腳水源合流，連接至此為句溪。」舊《志》：「句溪在宣城縣東三里，溪流回曲，形如『句』字，故名。」據樂史之言，則不特西溪水為句溪上源；即東溪水發源天目者，亦句溪上源矣。舊《志》：「句溪北流，受華陽諸溪水，又西北逕土山。又北至三汊河口，與宛溪合。」是東西二溪又通宛溪。總之，宣城、寧國二縣之水，皆賴東、西溪以為總滙，始下注青弋江。又可證道元所云「南江之北，即宛陵縣界」，宛陵治即今宣城縣治是矣。大抵南江入浙，挾桐汭水，亦挾東西溪，皆水脈之歷歷可考者。道元云：「安吉縣南有釣頭泉，懸涌一仞，乃流于川，川水下合南江。」釣頭泉或即今所云東溪也。（按安吉縣本在天目山北，安吉所轄巡檢即駐天目山，與《圖經》所云「東溪發源天目山之陰」，向背亦合。）

余又疑桐汭水之入丹陽湖，亦在南江既塞之後。今考桐汭水《地理志》及《續漢書》皆不載；至杜預注《左傳》始云：「桐汭水，西北入丹陽湖。」蓋西晉時南江湮塞已久。南江既斷，則桐水亦不能東流，乃因地勢高下，轉而西北入丹陽湖

耳。又宣城縣東南有南埭湖，水勢甚盛，滙寧國縣及廣德、建平諸水，與丹陽湖通。杜預注本云「桐水入丹陽湖」，疑此南湖即南江之委，南江不能入浙，遂匯而為此湖也。

### 與吳位三趙琴士論涇縣水道書三

暇日又以山水道里校道元所稱眾水，而知安吳溪即發源太平縣之麻川，入涇縣界合涇水者也。旋溪水即發源陵陽山下之舒姑溪，至涇縣境與東南徽水合者也。《續文獻通考》：「舒溪本陵陽子明垂釣處，後以舒氏三女仙去，故又名舒溪。」是舒溪即陵陽江也。道元《注》明云：「南江水又東，合涇水。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溪。又東，旋溪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為旋溪水。」是矣。舊《志》：「舒溪，一名涎溪。」「涎」、「旋」音同，土人遂又訛「旋」為「涎」也。東溪水，則《一統志》等皆言即桑欽所云淮水，道元所云出南里者。今考舊《南陵縣志》，淮水源出縣南呂山麓涌珠泉，北流至縣南五十里，與漳水合，曰合河。又受縣中諸水，歷縣河口受蒲橋水，亦名小淮河。至繁昌縣境魯港入江。「呂」、「里」音之轉，今之縣南呂山，當即《水經注》所云南里山也。至道元云「其水又北，歷蜀由山」，今涇縣、太平縣界尚有由山，新豐澗水亦出此山，是矣。至落星山即藍山，土人今尚呼此山為落星山也。

總之，以桑欽、班固、許慎、韋昭等記載，考道元之注，亦多有可印合者。桑欽云：「陵陽縣，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而班固廬江郡下注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所出同，所入同，道里又同，是淮水即廬江水也。宛陵下注云「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而諸地志暨《一統志》皆言：「青弋水出石埭縣舒溪。」是舒溪水其下流即清水，又即唐以後之青弋江矣。陵陽潭，今在石埭，下注舒溪。是舒溪水又即陵陽江也。許慎《說文》云：「冷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韋昭于涇縣下注云：「涇水出蕪湖。」（「出」字當係「入」字之誤）今考青、冷、涇三字音同，是許慎之所云冷水，即班固之所為清水，韋昭之所為涇水也。諸地志又言：「陵陽江至巖潭，與涇水合。」是涇水之在縣境已兼青、冷二水之名，又實挾〈禹貢〉南江，及漢唐以來陵陽江、青弋江三江之號；至下流，而又合淮水一名廬江者，乃始入大江。其為徽、寧、池、太四府眾水之經流，亦信而有徵者矣。

又考今時溪港之名，亦有可據以考古者。魯港水今從蕪湖縣魯港市入江，方志

云：「即南陵小淮水之下流也。」魯港蓋即「廬江」音之轉，又可證淮水之為廬江矣。至青弋江本名清水，唐及北宋時稱為青弋水，李吉甫、王存等志可證。至王象之《輿地紀勝》等始名為青弋江，則江之名蓋自南宋始也。（唐杜牧詩亦有青弋江之名，然詩人詩不可以證地理。）（以上三札錄自洪亮吉纂《涇縣志》卷二十八）

## 與吳位三論銅山書

昨讀足下所著〈銅山辨〉，以涇縣南八十里銅山，非漢吳王濞鑄銅之山，是也。而歷舉當塗縣赤金山、南陵縣銅井山、利國山以當之，則尚嫌有未盡。今考吳王濞都廣陵，《漢書·地理志》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若當塗、南陵，皆在吳西，似赤金、銅井等山尚非濞鑄銅之處。《輿地志》：「九龍山在長城縣西南。」（今長興縣九龍山，在長興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顧野王云：「昔吳采章山銅鑄錢，即此。」又武康縣有武康山，在縣西十五里，舊名銅官山，野王云：「山下有兩壩，深數丈，方圓百尺，古采銅所。」安吉縣有銅峴山，在縣東，唐魏王泰《括地志》云：「吳采鄞山之銅，即此。」以上三處，皆秦漢時鄞郡故鄞縣地，又皆在吳之東，是〈地理志〉及〈濞傳〉所稱章山，當在此無疑。

他若今宜興縣銅官山等，亦皆古時產銅，置銅官于此得名。《漢·地理志》又云：粵地多銀銅。今考今寧波府鄞縣有銀山、錫山；奉化縣有銅山，《新唐書·地理志》「奉化縣有銅山」，是也。紹興府上虞縣有銅山，王象之云「舊產銅，有流源數道，匯為銅山湖」，是也。其地皆在吳東，吳王濞時地皆屬吳，或亦皆開采之所。

至在利國山、銅井山等左近者，亦在在有之。池州府銅陵縣有銅官山，南唐置利國場，後改為銅官場，歲久銅乏始廢。太平府繁昌縣有兩銅山，一在縣南二十里，一在縣西七里。當塗縣有寶積山，在采石山北，王象之云「山有古取銅坑一所，寶積之名取此」，是矣。至〈濞傳〉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注雖云：「當作章郡，有『豫』字誤。」然是時豫章郡本亦屬吳。〈地理志〉「豫章郡出黃金」，今考南昌府新建縣西北有銅山，《太平寰宇記》云：「吳王濞鑄錢之所。」饒州府德興縣北三十里有銅山，唐時鑄銅廠在此。廣信府上饒縣有銅山，在縣西四十五里；又有銅塘山，在縣南一百里。明景泰中，鄧茂七聚眾盜冶，後官軍討平之，遂嚴冶禁，亦名封禁山。鉛山縣有羅銅山，在縣南五十里；又有銅寶山，在縣西南七里，

皆產銅，宋建隆三年置銅場于此。鉛山在縣西四里，又出銅及青礫。撫州府臨川縣有銅山，在縣西，舊出銅，《隋書·地理志》「臨川縣有銅山」，是矣。東鄉縣有七寶山，在縣東十里，舊產五金，故名。臨江府新喻縣有銅山，在縣西北三十里，舊產銅鐵，唐置官場，宋罷。其他產銀、鐵、鉛者，復不一而足。

總之，吳王濞所轄會稽、鄞、豫章三郡，吳王之錢至布滿天下，則所采鑄必非一處可知，以上諸書所傳聞異辭蓋以此。至涇縣南銅山，自昔既未聞產銅，則舊志相傳，云為前人鼓鑄之所，亦屬虛語。足下歷辨之，既足證前人牽引之誤，又可杜後人開采之原，有裨於鄉縣不小。因足下言，復為推廣及之，或更有以教我也。（錄自洪亮吉纂《涇縣志》卷二十八）

### 與王惕甫書

惕甫大兄足下：得手書及所書詩箋，慰甚念甚。足下日與蘭士諸君子密邇過從，友朋之樂，學業相長，未嘗不令天末人念之神往也。亮吉半年以來，奔馳七八郡，日來方得稍理故業，頗有撰述。詩反不能多作，即有，亦成之于輿中馬上而已，又無質直之友如足下等指其疵，恐技日益退耳。今寄上一函（道遠紙厚，以是不能徧寄，在蘭士處者，尚祈共削之），惟切實正之是荷。

足下明年成進士後，留都門作冷官，亮吉與琢堂等報滿入京，方不岑寂，望之，望之。怔忡附問起居。嫂夫人均此。外伴函銀十二兩，晒存為感，餘再續啓，不備。亮吉頓首，九月初四日。（據上海圖書館藏墨跡彙錄）

### 與許秋巖書

秋巖八兄足下：別久，相思形于寤寐，中間雖兩通尺素，而究以不獲謀面為歉。屢從南人及昨冬過辰州秋帆師處，詢悉吾兄近狀勝常，殊為快慰。客春，于馮魯巖節使坐上奉到手言，并承頒到新錦牋種種，發函申紙，情溢乎詞，其時即擬報牋，并附上薄物，以代介壽之觴。札已緘封，而銅仁苗匪滋事，中丞喬梓即星夜東行，自此逮亮吉還朝，中丞尚駐軍前未返，羽書旁午中，亦不便以友朋問候之札相託，此久稽裁報之由也。嘉慶紀元正月之杪，亮吉方抵京未幾，值馮鷺庭同年以家事南旋，因得肅緘奉問動定，并先附上拙詩一律、柱帖一付，聊申祝嘏之誠，餘物

以附書人不便攜帶，是以中止。燕吳迢遞，唯倍常自愛，不盡欲言。如嫂及世兄均此問好。清明後一日，愚弟洪亮吉頓首啟。（據上海圖書館藏墨跡彙錄）

### 與莊虛菴書

功愚弟洪亮吉頓首，復虛菴先生足下：秋杪，知足下有黃門之戚，即一槭奉慰，諒得之矣。記亮吉八九歲時在外家，聞鼓樂聲，奔走出觀，乃足下娶婦也，今五十五年矣。雖先足下物化，然伉儷至六十年，可云難得。述此舊事，即所以寬足下之新恨矣。今夕虛舟方伯約亮吉與味辛陪伯鴻話舊，至三鼓乃散，坐中諸人皆念足下不置，何時合并？望之佇之。今歲秋杪，亮吉復為匡山、九華之遊，冬仲始返，得詩至二百首，今抄寄數篇，乃燈下十歲小兒所書也。又〈李忠毅墓銘〉石刻六紙，亦附以正之。墨淡燈昏，用致相思，不盡。楊靈州晤時為問好。亮吉又頓首，十二月十二日四鼓。（據上海圖書館藏墨跡彙錄）

### 與溫篋坡書

昨回，偶製一聯語奉贈，并拙刻四種附呈削正。內《乾隆府州縣志》尚未刊完，故先送上十冊也。待甫得移居，頗無什物，老前輩如有寄存京邸物件，可否多寄數件？俟明秋文旆到日送還，斷不至有損壞也。有說經及地理、小學諸書見寄更妙。行期未定，尚容趨送，不宣。篋坡老前輩大人，侍洪亮吉手肅。（錄自上海文明書局編《明清名人尺牘墨寶》第二集卷四）

### 與徐山民書

紀綱來，得手書，始知嫂夫人亦于二月辭世，可傷之至。然既有繞膝之佳兒，復有嘔心之詩集，亦可以不朽，祈足下以禮節哀為屬。承以志銘見委，又知窀穸在邇，事不可緩，留來使半日，已草就一篇，亦頗可以傳嫂夫人，幸正之也。〈行狀〉工雅，讀之知奉倩之神傷也。

仲春弟又為醜使固請至揚州書院，然此地紛雜，非放廢者所宜，已決意辭之，仍至旌德，往返道路間，致拋卻二十餘日。此間必須四月廿日外方可解館，回里已

在天中節前後，恐不能復至尊齋送葬，祇可俟秋冬間，再至嫂夫人新隴一致生芻奠耳。足下如欲過訪，則亦當在午節前後，亦可借吾鄉競渡為遣悶也。

《寫韻樓詩》已讀一過，恐無副本，今并〈狀略〉繳上。陳、潘、唐、呂、屠諸君子，幸一一致聲。鄙著《府州縣志》并圖表均已刊成，須俟歸日至吳門買大料毛泰紙，方可刷印分送足下等也。藉使佈問邇安，餘不備。期弟洪亮吉狀，上山民先生大兄足下。三月十八日早。（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間各家尺牘》冊墨跡彙錄）

### 與丁郁之書

郁之二弟足下：里門一緘，託老叔附入家言中寄上，諒得之矣。邇維動定勝常為慰。弟四月十日方抵汴京，往來于飢黎餓莩之中，殊為百日作惡。即吾鄉光景，亦復大難，非有麥收，恐支持不去耳。

春間與竹初、與岑、崔宇卿等同赴杭州，一路秦園飲泉，元墓看梅，尚有樂境，惜此時無足下，兼懷禮卿也。駢體文已寄上一卷，今又刊成一冊，並附到，乞正。餘再札，不一。亮吉頓首，四月十八日。（據上海圖書館藏墨跡彙錄）

### 與鄭誠齋書

孤子洪禮吉九頓首，狀上誠齋先生函丈：去臘奉到所撰吾母〈壙志〉一首，常生韻冷，首志娥親；沈約文腴，尤詳琛母。具几筵而告殯，率子弟以戴恩；惟昭昭挺節于百年，斯奕奕不慚于一字。行將履孤峰之石，采彼艱貞；求魯國之書，儀其忠孝。庶幾玄泉無曙，以之燭幽；黃祇有知，當忻聚實。伏念禮吉孤露餘生，寒微下士，十載奉親，常見仁人之粟；一旬營葬，猶鑄壽世之文。死可不慚，生必圖報。謹此狀謝，並叩興居。禮吉再頓首。

附問諸世兄好。（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名人翰墨手跡》冊墨跡彙錄）

### 與吳思亭書

昨華札下頒，惠我勤拳，正昔人所云「如飲醇醪」耳。比惟興居多福。何日北來，可以一快積忱，佇望之至。新著又增幾許？能見寄一二否？肅問新禧，不備。

弟洪亮吉手肅，思亭先生。(錄自吳修編《昭代名人尺牘》卷二十四)

## 與陸平泉書

平泉三兄足下：弟十一月初三日已抵焦山，專望賢昆仲來作數日快敘，王春厓酒未識已送來否？幸即帶下，可作五日醉也。並問近祺。令弟、四兄均此，不另。學愚弟洪亮吉手啟。(錄自梁穎《尺素風雅·明清彩箋圖錄》)

## 與□臯詠書

弟洪亮吉頓首，臯詠八兄舍人同年足下：別來，于足下致淵如札中，屢悉近狀，兼聞王七兄居停足下許，古誼照人，令聞者感佩也。蒼湄于何時出都？深以為念。不審嗣後于足下許可以寄書與之否？味辛又聞有南回之信。弱弟棲止，殊無所依，亮吉與足下交乍，不敢有適館授餐之望，但乞為謀一傭書之所，俾得自食厥力，則足下之外，亦殊無可託者也。《三國補志》現已刊就，今先刷數冊呈大雅正之，幸有以示我也。十一月初四日，亮吉再頓首。(據上海圖書館藏墨跡彙錄)

## 與友人書一

日來又屢為中丞師言及大人清況，及銜恤回秦諸費，今已酌留數件，并稍致賻奠，然恐于事不能大有所濟，尚煩閣下另籌耳。亮吉以為令親江方伯等，皆可呼將伯之助，幸近可就謀之，一切已詳前啟。諸惟為國自愛，並肅問孝履，不宣。軍門大人閣下，洪亮吉頓首又肅。(據上海圖書館藏墨跡彙錄)

## 與友人書二

偶為友人拉至焦山避暑，乘便一至都轉處，赴六一生日雅集，外間不敢驚動一人，是以未及過訪。冊頁、手卷及柱榜四件共送上。餘東林諸賢手蹟存都轉處，當即致也。附問日安，餘面悉。亮吉復。(錄自《小菴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北江墨跡)

## 涇縣名宦陳焦考

涇縣名宦，于三國吳時首列陳焦，云：「生有善政，死即留葬桃花潭側。」明宣德中《縣志》并載：「焦葬後七日，穿土化為小兒，坐于墓上，久乃不見。」嗣後諸志皆仍之，語益誣妄。今考《吳志·孫休傳》，于永安四年下云：「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太平廣記·再生部》引《五行志》亦同。云「安吳民」，則非涇邑長可知，其誣妄一也。又《吳志》祇云「焦更生」，不言化作小兒，其誣妄二也。《吳志》云「六日」，而此云「七日」，其誣妄三也。夫云「更生」，則必復為人，復為人則必反其所居；而此云「坐墓上，久乃不見」，其誣妄四也。當三國時，涇縣未嘗有桃花潭之名，而云「留葬桃花潭北」，其誣妄五也。如云安吳之陳焦，與涇邑長之陳焦係屬二人。何以名姓既同，死而復生又同，一則七日，一則六日，天下事不應如此之巧，其誣妄六也。然以千餘年之名宦，人皆尸祝之，俎豆之；遽爾削去，則又不敢，用書此以俟後人之再考焉。（錄自洪亮吉纂《涇縣志》卷二十八）

## 重修澗上草堂碑記

余每詣水木明瑟之園，必過澗上草堂，禮先生木主；見其窗牖零落，俎豆不虔，輒為慨歎久之。今歲得徐待詔達源書，與其徒上舍趙筠復新先生之祠，并捐田以備祭掃。夫待詔於嘉慶建元已重修先生之祠矣，今越十二年，待詔家已中落，復能與其徒為此義舉，傳所云「樂善不倦，見義必為」者，待詔及上舍皆有焉。

今試觀萬物向榮之時，凡培植百果，料量眾卉，人人皆能之矣。及夫歲序欲盡，冰霰載途，山不髡而若髡，水不涸而欲涸，誰復能滋宿莽之草、護松柏之根者？是則趨盛背衰、樂榮惡悴，物物之性盡然，天亦不能使雨露之澤盛於冬時，日月之華偏於枯木，則亦天人之理然也。今二君獨能惓惓於勝國之遺民、國初之耆舊若此，吾知君處文靖之時，必能為文靖所欲為；處俟齋之時，亦必能盡俟齋所欲盡，易地皆然，有不謀而合者矣。吾故樂為記之，并繫以歌曰：

歲歷毫耄，心忘干支。草堂陰陰，此焉棲遲。青碧障天，紅無一絲。疑有精衛，巢於北枝。

先生之生，海水四飛。先生之卒，激泓一谿。所天既沒，其誰與依。噫吁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兮。

父主東林，明之蓋臣。兒居西澗，世之遺民。是父是子，求仁得仁。烏乎！下為河岳兮上為星辰，夫豈沾沾於澗水之濱。（錄自蔡丙圻纂《黎里續志》卷十五）

森按：張郁文《木瀆小志》卷一載：「澗上草堂，即徐侯齋先生宅，在上沙，門人潘耒贖舊屋建先生祠，王昶署額。」其間數經重修，「民國四年，由自治公所修葺，並以吳祖錫、戴易、楊无咎、潘耒祀焉」。

## 重建天寧寺碑記

府城東寺凡六七，而天寧最大。寺前殿曰天王，正殿曰大雄寶殿，左右為羅漢堂，其南有巽宮樓，殿後為大悲樓。其下為齋堂，堂後為方丈，左有客堂，有安樂堂，有齋廚，有齋庫，有僧寮。屋計五百間有奇，年歷千四百餘載，而巍峨堅整如前者，蓋若有神物呵護焉。

我朝歷聖南巡，城東為警蹕所由，翠華屢幸，其寺由是棟宇加飾，輪奐益崇。鄉士大夫亦勤為保護，而其興修創建之煩重，則住持了月之力居多。其拆建天王殿也，趙兵備翼記之；其興修未竟工程也，莊州守暎記之，事皆在乾隆五十餘年間。自今上御極以來，仁恩熙緝，翔洽中外，江左數千里屢獲豐年。於是奉行象教者，以其餘力，心感樂輸，梵宇琳宮，百廢俱舉。嘉慶元年，重修正殿，瓴甌一新。二年，因後圃隙地，創置浴室，補建東北隅後樓三楹。四年，重葺巽宮樓，易其柱石楣榑之朽泐者。五年，復以觀音、地藏兩殿在正殿東西，室宇卑隘，不足以稱，乃庀大材，治工具，增高之，巍然豁然，如翼如拱。八年，改造安樂堂，養僧人之瞽者。因以舊安樂堂為方丈內客座，增設齋廚十餘楹，薪蒸有所，而大悲樓重修如新。又自六年以迄八年，添建殿前羅漢堂五十八間，增塑羅漢尊者五百尊，金碧赫然，香火甚盛。由是寺中修整，若一無可復治。

夫自佛法入中國以來，寺宇在天下者不下萬萬，求其鼎新者，曾不數觀。即自宋元以來，寺宇在吾郡者不下千計，求其鼎新者，亦曾不數觀焉。獨天寧一寺，歷久如故，豈非以寺為祝釐之地、列聖臨幸之所及耶！然則此寺之所以獨異者，人力之樂輸為之，年穀之順成為之，住持之維護為之，而實國家恩澤之翔洽為之也。謂若有神物呵護者，豈不然哉！豈不然哉！（錄自濮一乘纂《武進天寧寺志》卷六）

森按：此文潘妍艷君檢示。

## 棕山碧琅玕山館記

旌德居萬山之中，石山又居土山之三四，然其石類皆質粗礫而色黃黝，不足供耳目之玩也，惟下洪溪南之棕山石始異焉。余以壬戌九月將重遊黃山，取道于此，主人邀余于山館憩息。廊徑曲折，在在皆奇石峭立，或方如臺，或員如几，或偃臥如牛馬，或直立如虎豹，而色尤青潤可愛。主人又因其勢，而或為亭，或為沼，或為曲室，或為高榭，圍之以松竹，間之以名花。凡臨書之案、彈碁之局，無不以石為之，而一一皆肖其嶽崎歷落、欹斜峻峭之致，余愛之不忍捨去。

主人三世皆隱君子，讀書而列庠序。然喜以耕釣為事，雖間一出試，顧不汲汲于功名，暇輒率子弟閉戶課讀其中，或絃歌觴詠以為樂。雲嶺互其後，雁塔聳其前，飛泉出其南，月山瞰其左。而地勢幽迴，岡阜回互，又以山館為最勝。余于其竹石林立處，名之曰「碧琅玕」，而以「寒翠」字其絕壁下之深潭。其創造始于乾隆五十三年，越三歲乃落成，皆成周文學所位置而未已也。其後有高阜，林木尤茂，余將勸主人築樓于其上，以登高而眺遠。他日過此，又當與諸君飲酒賦詩以觀其成耳。是月初四日自黃山回，因書此于壁。（錄自趙良燾纂嘉慶《旌德縣志》卷九）

## 遷仁里記

宋李忠定公之裔世芳先生，嘗愛吾常之蓉湖里，以蓉湖僻處江村，南達大塘，北通大海，其間勝景遺跡不可勝記，遂卜居於湖之畔焉。按其地初無名，自先生居之，見其地頗敦禮誼，爰命名為遷仁里。里旁有千人墩，而先生聞之益喜，意謂卜於斯里，必可幸子孫蕃衍。爰至老而不去，相延至今，繩繩綿綿，實無忝厥先也。

昔伊尹、傅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得志行道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周公留之，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先生世高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語言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己者。

當宋元祐、治平之時，歐陽公登位兩府，際遇不為不隆矣。今讀其〈思穎〉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婉，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

先生歿至今數百餘年，而賢裔概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絹山、澄江，同宗中入郡孔道，過之者嘗造斯里，猶或能想見先生之儀型。而予因先生之後人本鍾、廷榮請記，雖不辭而記成，要亦不能無慨於中也已。嘉慶歲次丙寅仲春，穉存氏洪亮吉拜撰。（錄自李廷榮《錫山李氏世譜》卷首之十三）

### 航海庵記

黃山湯嶺者，徽、寧、池三州之孔道。今計自翠微山麓至伏牛嶺十里，伏牛至釣橋古庵五里，古庵至新建航海庵五里，航海至湯嶺洞五里，湯嶺洞至湯泉十五里。其間山徑險澀，山魃與林莽間之四十里，無人煙行旅，經此者夏苦蛇虺，冬苦冰霜，而又益之以饑渴，於是咸以為畏塗焉。

遜齋陳君，太平之古君子，且為善不倦者也。起而愍之，因獨力於中道建置茶庵，并捐租，四季煮茶以濟道路之困乏者，春冬則掃雪鑿冰以濟行旅。昔之所號為畏塗者，今遂為坦塗焉。其宗人作圖以美其事，余為之作歌云：

湯泉出湯嶺，湯嶺森雲霄。黃山六六峰，此與天爭高。直上直下間，卅里何迢迢。既愁榛莽深，又苦蛇虎交。陳君仁者心，愍此行旅勞。闢地置一庵，地正嵌嶺坳。甘泉沃勞人，仍喜置足牢。我刻石上銘，聊與行客謠。此嶺既不頹，此德亦不凋。他時浴湯泉，與子薦藻芣。（錄自孔傳薪、陸仁虎纂嘉慶《太平縣志》卷十）

### 誥授奉政大夫山東道監察御史趙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趙氏，諱青藜，字然乙，一字星閣。遠祖宋諡簡靜公，名不吝，始從河南遷涇，遂世為涇縣人。十六傳至明副貢生司直，為先生曾祖，生汝琨，縣學生；汝琨生濬，歲貢生。兩世皆贈如其官，並崇祀鄉賢，詳府、縣志乘。先生贈君次子也，前母左宜人，母翟宜人。

先生生有宿慧，九歲即能屬文。贈君課子嚴，獨鍾愛先生，恆令侍寢，每雞鳴，輒以足蹙令起。經史外，授以小學及宋儒《近思錄》數章，罕語及世事。贈君卒，家業亦中落，賴翟宜人善持家，兼勸學無虛日。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雍正己酉，貢入國學。壬子，舉順天鄉試，出陽湖楊學士椿門。進謁時，學士手集有明以來南宮第一程墨，授曰：「吾以慕廬宗伯望子也。」純皇帝御極元年，果舉禮部試第一，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戊午、辛酉皆主試浙江；庚申，改補江西道監察御史；癸亥，以母憂歸。服闋，補山東道監察御史；丁卯，主湖南試。凡三掌文衡，得士皆一時選。

前後居諫垣五年，章奏凡數十上。諸諫官或枚舉細故，君獨持大體，舉人所不能言者言之。值純皇帝初年勵精圖治，時直聲最著者，仲副憲永檀、孫副憲灝，然章奏時或傷戇直；惟先生丰裁峻整同于二公，而獨不為激切之語，是以所奏輒婉而易入。純皇帝嘉之，或獎其有所見，或特交部臣及督撫會議。是以一疏出，世輒傳誦之。

其奏〈清屯田以歸運丁疏〉云：「屯田一項，相沿既久，其各衛所多有冊籍散失，無從稽查者；亦有冊籍僅存，而陵谷變易、坐落界址無可徵實者；有軍逃地荒，係民自開墾者；亦有運丁貧乏，將田典佃于民而轉輾相售、屢易其主者；更有典佃之民從而建造廬舍、營治墳墓者。是以順治十三年，漕臣即請清田歸運，而究未辦結，非奉行不力，勢不能也。臣以為現行津貼之例，民出費以贍丁，丁得項以承運，法無容更議者。且丁雖得田，不能自耕，南北輓運，曠日持久，勢必召佃佈種，收其租息與未贖之津貼，同一得項承運，不見其益也。況該丁等素封有幾？贖田之費勢必貸之富人，朝得田而暮轉售。數年以來，又循故轍，徒令丁之狡黠者，藉以行其挾制詐騙；而民失其業，含冤赴訴，訟庭將無虛日。誠不如現在津貼之無礙于漕，而軍民得以相安也。乃部議之，尤難行者，謂船已減運，不當仍給屯田。是必取減運之田以予現運之丁，而不知此日之減丁，即當年之現運；目下之現運，又即他年之減丁。效力于前，備簽于後，各有減歇，各有現運，輪流既周，無不均平者，安用官吏之勞勞乎忽取、忽與為也？取與之間，冊必更造；案愈煩而緒愈難理，恐軍與民亦不得相安也。近蒙特恩截漕，覺此項減運不在輪流之內，未免稍優。然以國家深恩，人被其澤，而運軍適逢其會，稍沾優渥，似不為過。且每年減運丁數不少，奪其屯田，將必致流離失所，殊非矜恤之道。仰祈皇上但飭各督撫，諭令縣、衛等官清津貼之冊，嚴典賣之禁，而軍民固已相安，漕運可永無誤矣。」

其〈請停捐項疏〉云：「臣近見總督臣某、侍郎臣某，條奏〈急公人員酌與議敘、分別錄用〉一摺，奉旨以一時權宜，事屬可行，并飭議年限停止，無致日積月累。仰見我皇上慎重名器，而捐納之不可為經，已在聖明洞鑒中矣。臣愚何容復瀆，特以圖治自有大體，濟變不失常經。賑卹所需，縱屬浩繁，核于國帑，諒無不足，安用此權宜之計為也？偏災偶見，而宵旰靡寧，我皇上之憂勤則然；若因此而輕議權宜，恐漸將流為苟且耳。臣見部臣奏稱上下兩江撥補存留銀數不下二百餘萬，又蒙恩截留漕項一十九萬餘兩。如以災屬非常，未足敷用，則鄰府州縣之常平倉穀可協濟也，即鄰省之常平倉穀亦可借撥也。乃議者謂撥濟有需時日，然捐項亦未必立辦，彼民可營運以備輸，官獨不可採買以待賑乎？是其較量遲速之非篤論，固已明甚。況捐監原為常平積貯而設，天下人民共知共聞；皇上雖准戶部與各省一體收捐，究何嘗以為司農正供哉！今兩江水患疊見，即正供猶所不惜，自當動用此項，既可刻期無誤，以濟急需；更可布之中外，以昭明信。舍此不請，而巧議開捐，將何以示信于天下？且從前停止捐納，實賴神聖天縱，洞悉其弊，故毅然獨斷，不難破積習而無稍游移其間，非有臣工之奏請也。而臣工之抱宿惑者，尤賴我皇上反覆開導之，是以今歲四月於議奏耗羨事內，奉有諭旨訓戒諸臣，謂：『所陳奏沾沾以國用為言，竟似國用實有不足，不得不從權計議者。此風一開，將見言利之徒接踵而起，其為害甚大，豈止有妨政體而已！不但諸臣不當揣摩及此，陳奏紛紜；即專司錢穀之臣，惟應通計出入，平準制用，亦不當托言國用，徒以綜核為盡職。』煌煌天語，何深切著明若此！而議者必欲開此弊竇，以累盛治，是不特有玷臣職，無謀國之忠；亦且有負聖訓，無受教之地也。」

其〈請弛米禁以濟民食疏〉云：「臣竊見去年山東濱海諸府秋糧歉收，今春雨水不時，薺麥不長。荷蒙皇上特沛恩綸，廣加賑濟，又截漕糧十萬，以資平糶，渥澤深仁，亙古無比。惟是山東一省素非產米之鄉，所在倉儲，多未足額。而由西府抵東府，全資陸馱，不通舟楫；即購自鄰省，如江南、河南等處，亦無由遽達。臣思荒政之條，散賑、平糶而外，莫如通商。伏查上年天津歲歉，米價頗騰，仰賴皇上天恩，准開盛京米禁，行之三年，天津米價頓減，小民事畜有資。臣請援照此例，暫弛盛京米禁，俯准山東商民往彼採買，或彼地商民載至山東售賣，則由海轉運，其便易與天津同。而以羨補不足，彼無傷農，此得救饑，似為兩益之道。」

他若〈請停各省捐監疏〉、〈請舉耗羨歸公疏〉、〈請減穀價并興西北水利疏〉，及經史各疏，皆能闡發古聖賢立言之旨。至〈合糾協辦大學士彭維新奪情〉等疏，

尤有古諍臣風，舉朝咋舌，而先生岸然不顧也。于民生國計，言之獨詳，而識精慮遠，常統前後數百年內利弊以為言；是以一時或以為過慮者，事後輒服其先見。戊辰，核賑山東；復命日，因疾與休。後值純皇帝南巡，伏迓道左，蒙存問者再。

歸田後，喜尋山問水，家事悉委弟掌之。往來宮亭湖、匡廬山，迨黃山、白嶽，蹤跡幾徧。歸則與伯兄大令預、弟孝廉希文敦兄弟之好，彈碁賦詩，至老彌篤。性不樂居城市，又畏見官吏，故常率子姓借榻山僻蕭寺中。有來學者，輒就其資性利導之，又獎假後學不置口，成就者甚眾。生平以不欺為主，嘗云：「不欺，始無偽。」晚歲尚以「偽」字根株拔未盡淨為憾，蓋先生之素行，亦其家學然也。外和內嚴，與人交，惟恐拂其意；然或干以私，則峻拒不納。體素羸，而能節飲食，寡嗜欲，靜默自守，是以疾病常寡。

先生嘗從桐城方侍郎苞游，故所為文亦似之；詩出入唐宋大家。所著《文集》十六卷、詩三十二卷、《詩鈔檢存》二卷、《讀左管窺》二卷。先生生于康熙四十年正月十五日，卒于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壽八十有二。配葉宜人，先君十九年卒，行事具先生自所為〈狀〉中。子五人：良震，庚午舉人；良霖，丁卯舉人；良霽，縣學生；皆先先生卒。良霽，乙卯進士，官內閣中書；良霽，縣增生。女二人，皆適士族。孫九人：友瑾，廩貢生，候補訓導；友璵、友璣，縣庠生；雷生，拔貢生，揀發貴州知縣；餘並業儒。曾孫十六人：時傑、樹椿，縣庠生；餘並幼。良霽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于省潭灣之老竹塢，以志墓文見屬。亮吉詞館後進也，猶憶歲壬辰，亮吉偕安徽學使者大興朱學士筠校士至寧國，嘗一識先生于門屏間。後又與良霽交，知先生為詳，用不敢辭而為之志，並係以銘曰：

鷹鷂之摯，遜于鵝鸞。乾隆之元，惟仲孫趙，克稱其官。疏糾奪情，尤人所難。人亦有言，主聖臣直。賑荒東南，疏水西北。白簡所登，彤廷動色。匪君之功，繫主之德。陵陽之區，琴高之鄉。烏乎先生，于茲永藏。（錄自趙青藜《漱芳居文鈔》卷首）

### 例贈訓導國子監生耕書歸君墓誌銘

余少從常熟邵荀慈先生遊；稍長，與先生子前麗水縣知縣培惠為同歲生。先生卒，余親至虞山送葬，因得略識縣中士大夫，忽忽已三十四年矣。今歲春，候補司訓歸君銜以其尊甫君〈狀〉，乞余為志墓之文。司訓，麗水君婿也，自其少時即有

聲庠序中，且聞其家累世孝友，故按〈狀〉為之志云。

君諱景泚，字豫叔，一字耕書，系出唐工部尚書崇敬。高祖起先，明崇禎癸未進士，官刑部主事，以曾孫宣光貴，贈光祿大夫。曾祖允哲，長洲學生，貤贈光祿大夫。祖復佺，廩貢生，咸安宮教習，候選知縣；恩旌孝子，入祀縣忠孝祠。父銳，國子監生。君監生君次子也，於同祖兄弟次為第六。君四歲，遭母朱孺人憂，哭泣如成人。比長，監生君為述朱孺人賢行，君即飲泣志之，不敢忘。事監生君，備極色養。監生君無女，有兩姪女，甚愛之；君尤能先意承志，待之如同生，有珍異輒分餉。監生君喜曰：「若此，可謂善體吾意矣。」

君性開敏，尤嗜讀書，監生君自課之，程試甚嚴。每出試不售，則用力益苦，味爽必親詣監生君榻前乞題。一日，方構文，未數行，聞監生君體不適，驚入視，已喘息不能語；亟延醫進藥，而監生君已不起矣。君居喪循禮，值歲時伏臘，輒涕泣累日。又極友愛，恐以家事上累哲兄，即棄舉子業自任之，然每事必稟命於兄，不敢專也。喜賓朋，善諧笑，時或中酒歡謔，兄偶出一語，君必斂容相對。宗黨中有踰越繩檢者，君隨事捋正，使其人理屈乃止；不樂聞人之隱私。自奉甚儉嗇，遇人有緩急，輒傾橐助之不吝；族屬中或潦倒不自振，輒依君以立。暇即整飭庭院，栽治花木；或手錄名臣言行，皆小楷細書，效鍾、王筆法，無一苟者。嘗為監生君營葬地，適構急疾，兄欲弛期，君曰：「此大事，不可改卜。」遂力疾營工，所患亦尋止。君年四十，未有子，席孺人為娶簞室陳氏，遂連舉數子，席孺人亦舉一女。時食指漸廣，舊宅不足以容，始與兄析居，然僅隔一巷，出入無不偕也。未幾，兄以暑疾歿，君哀痛若割，言輒流涕，撫其孤，逾於所生。迨長，為授室，及婚日，君猶淚下不止，念兄之不及見也。

先是，族祖震川先生正、別集共四十卷，板久質於外，君與兄歸之，並整理殘缺，以行於世。乾隆五十年，邑中大旱，赤地不毛，君戚然謂席孺人曰：「里中饑，義當相卹。」遂發困，半價出糶；及所藏不給，又泛舟至江右，貴糶以充之。其明年，君心力交瘁，又值兩猶子皆染時疾卒，君傷心之痛益不可解，居恆忽忽不樂。至七月，暑甚，疾遂不起。屬纊日，猶屬席孺人以厚宗族，篤本支，俾後人讀書立品，無墮家聲，乃瞑，年甫五十有二。子五人：銜，廩貢生，候選司訓；肇行，縣學生；澍行，業儒；健行、慎行早卒。女三人：長適副榜貢生、候補知縣趙同岐，次適候選州吏目席兆奎，三適縣學生楊景墉。孫五人：令喬、令符、令憲、令瑜、令璋。孫女四人，並幼。銜等將以嘉慶十年三月初五日，葬君於縣東鄉之祖

瑩穆穴，復繫以銘。銘曰：

虞山之東，築幽宮兮。於乎歸君，實式憑兮。攀松楸而泫然兮，庶孝友之足風兮。（錄自歸令璣編《京兆歸氏世譜》卷六）